

聖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八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紀

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言三者皆屬正適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則大夫以下可知而奔喪乃曰凡喪父在父為主是父之所主不獨正適與彼違者先儒謂服問所言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奔喪所言是同宮者故其下文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知父在同居父主之矣然以此推之則又知父子同宮者不特庶子庶婦之喪父為之主即

庶子之母爲父妾者亦父主之故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
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言主妾之喪明有主有不主
者蓋以同宮異宮爲斷異宮則其子自主而父不與同宮
則父在必統於尊而父爲之主喪服小記言庶子在父之
室則爲其母不禫正以同宮而父爲主故不禫異宮子自
主之故情得伸而禫也先儒不察乃謂此妾是女君死攝
女君者故主其喪若不攝女君則不得爲主非經旨矣惟
妾之喪同宮有爲主之道故喪大記言君撫內命婦大夫
撫姪娣內命婦姪娣所謂貴妾也喪服總麻章士爲貴妾
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君大夫雖不爲服然喪

服傳又言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亦云
父母之喪將舉練祥之祭而有死者同宮則雖臣妾葬而
後祭明此妾死三月之內同宮者親爲之主也三月之外
始不爲之主故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
主之謂三月以前未葬之時皆父爲主旣葬而祔而練祥
然後其子主之以爲父若仍主其祭則嫌與正適者無異
也先儒誤以主妾之喪則自祔爲一句謂祔自爲之者以
其祭於祖廟果爾則下文直曰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可耳
乃曰至於練祥何哉至於云者有所承之詞自祔至於練
祥文意本甚明顯而必以自字當自己至於二字反不可

以通矣

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注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得也疏云士之子身爲大夫而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及父陳氏集說則極詆之謂此最爲逆理充其說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今案服術最重正適宗法特尊大宗而貴貴賢

賢與尊親並著先王制禮各有精義此死者之身若是庶子則父不主庶子之喪卽士亦然不待其爲大夫始不主之也卽同宮有爲主之道而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寧有爲大夫而尙同宮者知記之所言非爲此也若此死者與其父並是適子則以其爲祖之正適父方且爲之斬衰三年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其父豈不敢主其喪况兩適相承卽是大宗

別詳宗法

大宗無子禮必立後亦不必其爲大夫

也則又知記之所言亦非爲此惟是大夫之身是適子適子之喪父必爲之主自天子以下皆然而其父身爲庶士禮大夫之喪君於大斂小斂皆親臨視而夫人亦有弔禮

卑者不敢與尊者爲禮故其父母之不主固以避乎君夫
人非尊其子也且庶士止立一廟祀不及祖而喪自啟殯
反哭以至虞祔練祥皆於祖廟行之喪畢則又還其主而
祀於已所立之廟今父是庶士固不得以上牲祔大夫於
宗室之祖廟喪畢之日及身生存又不可以大夫之主入
私家之禰廟此又其勢之屈乎其祖而不得主者也其子
則大夫之適也虞祔練祥之祭固可以上牲祭宗子之家
而大夫之身得立三廟祀其禰祖曾其父尙存則禰廟方
虛喪畢之日其子卽奉大夫之主入焉且使此子而世其
官則方其祀大夫於禰廟之時祧大夫之曾遷大夫之祖
而虛其祖之廟及大夫之父爲士者死以承重主其喪而
入其主於祖廟於宗法廟制均無所妨所以必使其子主
之者此也而無子爲之置後又有以見先王尊賢之典輔
乎宗法而行蓋禮言大宗不可以絕則小宗可絕大宗者
兩世之適小宗者一世之適然一世之適而身爲大夫無
子亦爲之置後則以大夫身立三廟旣已祀及曾祖而賢
勞之誼不忍漠然所以通宗法之窮而實不背乎宗法豈
非酌理準情之極則哉注疏不得其解陳氏遂憑臆詆經
曾是經而果可詆耶

喪服小記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又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

夫惟宗子此言死者無主後使其親屬爲主之事非謂父子之親本當主者若以父子言之則父爲大夫子爲士大夫雖或不主而父爲士子爲大夫大夫可不主乎然則不主云者猶之不攝也蓋攝主必使同爵大夫士尊卑不同故士之喪大夫不主而大夫之喪士亦不攝其又言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宗子雖爲士位卑而大夫之服不敢降是其分之尊與大夫匹故士攝大夫唯宗子可注謂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疏云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宗子爲士無主後者可使大夫主之如此則猶是大夫不主士之喪之義奚煩復

舉且依其說是爲大夫攝士何謂士攝大夫又况宗子之喪亦并無無主後者奚待攝爲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注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妻之黨自主之非也自鄭爲此說後儒多疑之謂里尹與東西前後家寧親於妻之黨妻黨之親者不可外人之疎者反可何不情之甚也望溪方氏爲之解則以婦人出而不反然後私親主其喪匪是而主之是儕姦者於出婦也朋友死無所

歸孔子曰於我殯奉使而死於他國從行者非無親屬祭

筮尹而君大夫之弔介主之義各有所當也前後家東西

家而曰無有者求其夫之朋友而不得也古者男女始生

必書於閭史二十五家之長在鄉為閭胥遂為里宰里尹

之則取於此朋友之道窮然後里尹可屬焉周官黨正掌

無子而服加以期恩以窮而益篤也不敢主其喪義以變

而益嚴也禮粗則偏是以非聖人不能制爾此其說甚辨

然發固不可儕於出婦而朋友里尹庸遂愈於已之族親

乎竊謂本經之誤始於鄭注諸儒徒生辨論而不能明正

其失相沿以為此為姑姊妹之窮獨而死者言耳蓋經云

姑姊妹其夫死猶言姑姊妹之夫死也以姑姊妹發端故

言其而不言之以言之則止見姑姊妹之夫而言其則姑

姊妹之親可從其夫而並見也且曰其夫死則固明指死

者為姑姊妹之夫而以為姑姊妹死可乎曰夫黨無兄弟

明此死者並無小功以下之親儀禮所謂小功以下為兄

弟者也曰妻之黨雖親弗主則又明對死者為姑姊妹之

夫而言故稱妻黨若死者是姑姊妹則當云昆弟昆弟之

子不得云妻之黨矣且使其果為姑姊妹之身則夫死無

後不特夫黨並無一人而所居亦絕無鄰舍此孑然一發

其生時果何所恃而能不反於其父母之室乎禮為姑姊

三禮東坡文義 卷二十八 六

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加服以期而傳又謂女子雖在外
必有歸宗正是此等反於室則固其私親主之矣况所謂
前後家東西家者以其與死者有朋友之義故可使之爲
主若是姑姊妹則未聞婦人而得以其鄰里之男子爲朋
友先王之制果若此其拂情亂常也乎惟其爲姑姊妹之
夫則妻黨無服等於塗人猶不若朋友尙有服麻之義可
以爲主里尹則是有地之官道殣亦其所主故亦得以主其
喪周官蜡氏疏有地之官若此長閭胥黨正等皆是其又引或說云主之而附於
夫之黨者則以夫黨若尙有人而或客死於外或相距甚
遠則暫爲之主而附於其黨此別是一義記者連類及之

非卽指上文所陳若以爲一事而兼存二說則上固明言
夫黨無兄弟又言無族安所得夫黨而附之哉

祭爲吉禮之首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其又曰惟祭天地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者蓋天子者天地之宗子而諸侯之
社稷爲天子之命祀以天地臨天子以天子臨諸侯則私
親不得不有所屈猶之子厭於父臣厭於君其服皆有不
得伸者注謂不敢以卑廢尊是也然則以吉服祭乎曰書
載康王受顧命麻冕黼裳卒事而後反喪服曾子問述君
薨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卒事而後襲衰
杖檀弓亦云弁經葛而葬爲交神之道况天地社稷曷爲

不可以吉服從事也然曾子問又言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五祀且祭何以言三年不祭且何以云惟祭天地社稷乎曰此攝祭也天子諸侯之喪惟天地社稷爲躬親之他使人攝故謂之不祭經明言祝畢獻是攝之者祝也且外事有攝內事亦有攝五祀之祭不以喪廢則七廟五廟之祭亦不以喪廢可知故周官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明宗伯冢宰並有攝主之事天地社稷既所親行則其所攝者必宗

廟山川日月星辰寒暑祈報諸事宗伯典司宗祫冢宰主治邦國蓋內祭以宗伯攝外祭以冢宰攝也考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是未卒哭以前主藏而不祭以當此大變原祖宗之意亦必爲之哀摧廢食而卒哭以後主既反廟則以先王先公之統不可久虛然攝而不親又以達孝子之情而安祖宗之志也先儒泥於三年不祭之文或以爲並廢又惑於曾子問五祀之說或以爲並行又或以爲並攝疑皆未得其實

天子諸侯受天地祖宗社稷山川之重而備有冢宰宗伯

諸官故天地社稷之祀親行而宗廟諸祭可以假攝大夫
士既無分祀而所立三廟二廟一廟遠者僅及高曾於死
者屬邇而情戚故三年不祭且不獨三年之喪而已大夫
於內喪齊衰大功雖當祭皆廢士於總喪亦廢故喪服傳
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何以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
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
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總且不祭况重服乎
大夫於旁親之服輒降一等正是爲此但大夫有太祖於
死者爲甚遠其當祭與否經無正文考祭禮必依宗法大
夫非宗子則太祖之祭宗子主之自依常法若大夫身是
宗子則死者爲太祖宗適之子孫上原太祖之意亦必有
恫然不忍歆者苟身爲宗子而死非親喪於所祭者爲無
服度未有不祭也賀循有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
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斯其爲達禮
意也與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
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
禮先儒多以此節爲拂逆人情不知大夫士受命於君以
君命爲重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
休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

之此既受命與祭未有君命敢擅歸乎或曰君曷不使人代之而顧猶與於祭何哉曰聞於君則君必使人代命之急歸矣不聞安得使人代之然則何以不告曰下文云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明視濯以前得告視濯以後不得告也所以然者視濯在祭之前夕既視濯則君已退適齋宮之寢質明即當行事安得叩齋宮之門告之哉或曰當祭而告不亦可乎曰當祭而告者大夫之身死則有之檀弓載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羊傳言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穀梁傳言君在祭禮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此皆謂大夫之喪未聞大夫士父母之喪可當祭而告也或曰禮本人情先王之制曷爲不通其變哉曰此大夫士之父母蓋未仕爲大夫且無疾暴卒又卽在此一夕之內三者兼之若有疾則宿戒之時卽已不與不然亦得告而歸且既仕爲大夫猶可當祭而告夫兼此三者始不獲遂其人子之情則先王之世其或出於此亦僅矣

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孔氏

正義曰殷祭謂大小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
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
私喪二祥之祭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
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
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
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
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今案喪服小記有云期而
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云親亡至今而
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則宜除不相爲
也既不相爲則君喪之服雖未除而私喪大小二祥之祭

自可行而不廢且下文言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孔
子謂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殷事者朔月薦新之事
儀禮所謂殷奠者豈殷奠許其歸家而二祥之祭獨不許
其自致則所云殷祭非指二祥明矣春秋大事於太廟公
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彼謂五年再殷卽緯書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以常時吉禮言無與喪祭然大
禘謂之殷祭以合食得名則與此之言殷祭無異蓋卽儀
禮所云禘月之吉祭喪畢因合食以爲遷廟之事君服未
除喪祭可行吉祭不可行也然庾孔所以必指二祥爲殷

祭者以大夫士不得有祫祭之禮耳不知大傳言大夫士
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正是指此殷祭而言大
事云者喪畢而行祧遷之事卽春秋之所謂大事者言其
事則曰大言其祭則曰殷殷猶大也

喪服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此謂遭變不能及期而葬者未葬之時尸柩仍在殯宮
則仍行朝夕及朔月薦新之奠蓋旣葬而虞始以祭易奠
未葬則奠而不祭故卽當期而宜練再期宜祥而不得行
此二祭必於葬後補爲之其祭之必不同時者以葬與練
辨本屬異歲之事也是以盧植鄭元王肅杜預並謂葬之

明月練又明月祥惟虞喜非之謂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
適足一時何得言不同時因以爲日二祭同日而異時如
檀弓所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然果如所言則經當
云其祭之間同日而不得言不同時庾蔚之云言各有當
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旣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
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虞說蓋失之穿鑿也然經止言再
祭而除則亦明是不禫疏謂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
除今旣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此亦未確蓋禫在祥
後間一月經所謂中月者今三年葬者葬後再祭亦是間
月故不正其練祥之名而但曰再祭其葬在二十五日者

三禮圖卷二十八
至此亦二十七月矣且喪三年廢祖宗之祭若此再祭之
後復中月而禫禫而後吉祭則是既遲在殯之葬期復愆
在廟之吉禮於心尤不忍也而袁準乃以爲禫在喪終不
在早晚宜禫不宜祥更非其義矣惟是經止據三年不葬
者言其或有故不能三月或在三月之後期年以前或在
期月之後三年以前者未有明訓竊謂葬於期年之前則
葬後虞祔卒哭至期而練自如常禮其期後祥前虞祔之
餘亦當補行練祭以祭雖不爲除喪而除喪必因乎祭苟
不補行小祥之祭則何由遽易練服以至於祥哉
喪服小記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

朋友虞祔而已此文承三年而後葬者之下則有三年者
卽三年而後葬者也云則必爲之再祭亦卽上文之所謂
再祭蓋上文所記據孝子身爲主人者言之嫌於身爲主
人必再祭或攝主可以不然故特著之謂大功之親代主
其喪殯葬如禮固已或遇變而有遲至三年者亦必爲之
再祭與孝子之身爲主人者同不因攝主而異所以然者
禮久而不葬者主喪之服不除而除喪必因乎祭故爲之
再祭以爲除喪之節若朋友無服雖主其喪久而始葬然
無不除之服則但於葬後爲虞祔以安神而不必再祭矣
舊說以有三年者謂死者自有三年之親爲妻若子幼矣

子幼則以衰抱之經有明文則其練祥之祭自如常禮何必於大功攝主之人特表之曰必爲之再祭且朋友又何以不並主其再祭耶望溪方氏乃謂朋友虞祔而退衆賓皆在故主其事而不爲嫌練祥之祭發也自致其哀而以朋友參焉則瀆夫虞祔之祭既有衆賓何見練祥之不在且以寡婦而自主練祥之祭亦禮之所必無朋友不引嫌於先而獨引嫌於後何也

聘禮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也此謂主國君薨在使者入竟之後則其聘事遂之而不廢以使者至關而謁關以關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已達其事於主國故必遂之若未入

竟則反可知矣然經但云不郊勞不筵几不禮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而未著其行聘之何所鄭注以不筵几爲不神之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敖氏則謂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秦氏通考辨之曰筵几所以依神也於殯宮則不設臣子之心不忍遽神之也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一則以所聘者故君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在使者爲不廢命在主國爲不死其君也與使者以尸將命其義互相發今案下文云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

如遭君喪則君喪不受於廟可知敖說誠爲未當然如注
殯宮之義則又有必不然者蓋殯宮之門非朝夕哭則闔
而入殯宮者自主人以下以及他國之賓各有一定之位
各有哭踊之節此行聘禮固不得同於弔臨之賓若以吉
禮行於客雖無失而執圭受玉主賓揖拜於柩殯之間必
無是事况聘者爲故君受者亦爲故君賓主行禮於故君
之殯前可無哭踊乎此其間儀節必有大異於常時者而
但云不筵几不禮賓則一切皆如常日矣且此時嗣君見
賓抑不見乎見賓則斬焉衰經之中固不可以嘉服見以
喪服見又若疑於受弔如不見而使人攝主則殯宮之門

既辟主賓擯介交錯其中孝子能晏然於廬次乎觀下文
聘君薨使者歸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
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既明言在殯復詳著其行禮之節
則此不言在殯必非殯宮不詳其禮明皆如聘矣竊考本
經有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之文特言遭
喪別於遭夫人世子之喪正以釋上文遭喪入竟則遂之
事專指主君之喪而言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君喪之禮也是時嗣君悲哀志懣聘使在國若
弗聞矣而使者奉命來聘但知致其聘事而弔臨諸節非
所豫知今故君已沒新君苦塊其命無所可致然不有冢

宰乎冢宰諸侯之大夫執政者也將命於彼以不虛其行
而此大夫不告於君攝主人而長衣練冠以受至嗣君蒞
政乃以聞焉不在祖廟亦不在殯宮蓋在大夫之次在次
故行禮之節如常而不筵几以祖與故君之神皆不在此
也若謂柩方在殯不忍遽神而不筵几則周官司几筵固
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而顧命所載牖間西夾西序東
序殯宮所設之几筵不一而足何以遽神之乎至敖氏又
謂此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亦嗣君使之不言
可知則亦非是君方居廬未有命戒不言君使正以見其
君之不與聞而不受於廟又以大夫亦有重服不得入廟
入廟也

長衣練冠畧變其凶以接吉非若夫人世子之喪大夫從
君降一等僅齊衰期則其受命而攝主人固可將吉服以
入廟也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此據冠昏之主人有父祖身三代之異
各因其服之輕重而通其變蓋冠昏貴及其時而有服則
廢禮然亦視其主人爲何人耳以常禮論主人皆父爲之
所云冠子嫁子子者對父之詞也主人有齊斬之服其必
俟之服終固已若主人之身有大功之服於所冠所嫁者

爲小功也大功之末則小功之服已除故可以冠子可以
嫁子以於所冠嫁者無服也然何不可以取婦則謂取婦
之禮皆主人親命之主人服未畢則不得以出命矣其或
主人有父尙存是於所冠昏爲祖事統於尊宜以祖爲主
然冠昏所以著代則仍以父爲主人而祖不主之今主人
之父有小功之服則主人服總小功之末總服久除故不
特可以冠子可以嫁子亦可以取婦此皆有父者也若孤
子無父則禮急成人以著代而奉宗祧雖有小功之服而
既卒哭卽可以冠取妻云已者明其無父而身自主之也
此以先祀爲重故不得不殺其輕喪然是殤服之小功則

猶必待至服畢蓋下殤之小功本齊衰而以其未成人降
者彼以未成人故爲殤已固不敢謂急於成人而不服之
也經文本分三段甚明而注疏乃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
通父子言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冠
嫁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娶且以末指卒哭
以後夫大功九月卒哭之後尙闔六月而除安得於卒哭
遽稱爲末若卒哭卽可稱末則下文已雖小功既卒哭亦
但云小功之末可矣而何以末與既卒哭必別而言之且
於小功之末言父而大功之末不言據冠子嫁子之文詳
之其爲主人無疑父當卽主人之父若果父子同服則父

字當加於上不得專屬小功之末一句也且果父子同服則父子對文下當言子雖小功而變文言已者何故况父小功之末而冠嫁娶三事可以並舉既父子同服則子之小功亦宜兼嫁言之乃只言冠娶不言嫁又何也是則注疏之誤固顯然已張子直疑大功之末以下十二字爲衍謂宜云父大功之末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此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疑經文之衍固爲臆測陸農師則以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小功未卒哭亦不可今案經但云大功之末及父小功之末而已何嘗著其爲何等之親卽以父小功之末強說爲小功之在父行而所云大功之末又安知其必爲卑行乎經但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亦安得強增主冠娶者雖可主而未卒哭亦不可之說乎望溪方氏則謂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大功小功之服有無輕重父與子不得而同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取妻不得冠取也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婦不得冠取也此說亦復未確子於父服皆降一等

子小功則父大功固有子可冠取而父不得冠子取婦者若父小功則子總麻安得有父可以冠子取婦而子反不可冠取之理卽曰已爲從父兄弟之子外祖父母小功父止服總已爲從母小功而父無服是爲父可以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取然經止泛言小功初未嘗別爲何親小功之下殤旣特著之此獨可泛言之乎是皆不知經所謂父是主人之父所謂已無父之子故義多牽混耳

服中冠昏通典所載諸儒辨論甚詳大抵皆以雜記爲據而不能不惑於注說之誤有謂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經本不爲已身而父可以冠嫁其子則已身大功之

末亦可冠嫁但不可取者此賀循范汪裴松之何承天賀琛等之議也不知冠昏嘉禮有父在皆父爲主無有已身自主之者若無父則經明言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娶未嘗謂大功之末可行也有謂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婦則祖無服父有服祖爲一家之主可以爲孫冠嫁娶者徐野人何承天等之議也不知冠昏之事皆父爲主人考儀禮二經之末備陳變禮并不見有祖爲主之事若祖無服父有服固不得行經所云父小功之末卽指當冠昏者之祖是祖有服父無服可以冠昏正相反也有謂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小功可

以冠取則父大功亦可以冠子取婦者此范汪之說也注
為此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不知經文言已不言子明非對父而言言取妻不言取婦明無舅姑之事已自為主故可於小功卒哭之後為之若有父存則父既是大功大功之末尚不得取婦况卒哭乎有謂已有下殤小功之服不得冠取其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以其長殤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於情差伸者庾蔚之之議也不知經言小功卒哭乃可冠取若在大功則不必問其成人與否皆無此禮下殤之小功且不可會謂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而反可乎有謂下殤之小功以

齊衰降重其本服故不可冠取則若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以及大夫大夫之子皆以齊衰降服大功於大功之末亦不得冠嫁者荀伯子傳純徐爰王文憲范堅等之議也不知經但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未嘗別其為正服降服則凡在大功之末皆可為其子冠嫁若身自冠取則凡大功皆不得為不論其為成人與否亦不論其為正服與否也有謂下殤之小功以齊衰降不得冠取若已身出後齊衰已降大功其姑姊妹又因出適再降而為小功此亦齊衰之為小功不得冠取者王彪之之義也不知經文止言下殤之小功不惟不兼再降亦并不兼降服苟再降之

小功不得冠取則經當言降服之小功不當言下殤之小功也總之不辨主人之爲何而以父與已混爲同服不辨末之爲將除而以末與卒哭混爲一時其間有畧知而致疑者如孔琳之云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疊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取妻如大功之末疊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此說是矣然以葬後便爲末虞畢乃卒哭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如江彪云取婦則父爲主取妻則已爲主禮稱取妻是無父之正文此說亦是矣而又謂大功之末取婦所爲者重所虧者輕自不致嫌則亦不能據經以正俗失游移兩

可之見也至於下殤之小功不得冠取直以其未成人而殤而已之冠取爲成人之事故有所不忍若謂降服皆然不應獨舉下殤若云舉輕包重何以卒哭而可若謂專據下殤他降皆同正服則不宜慈於下殤薄於出降卽曰幼穉之故天喪情深旣非若出嫁者之受厚於他姓復不若出適者之傳重於彼宗故特爲之加隆則又何以成人小功者初不計其有無主後輒從殺畧哉夫以諸儒斷斷辨論而於情於理卒未見其安則皆以注家先入之言牢不可破故也

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於

次三者三乃出言雖三年之喪則齊衰以下皆得以喪而冠於次可知故曾子問亦云如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與雜記同而其上文乃云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先儒因疑期且廢況未及期奚必因喪而冠且雜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奚不可待而必冒喪以行如注疏說則謂當冠之年必於二月行之冠貴及時故因喪而冠若非冠月則待變除卒哭而冠或又據家語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故武王崩而周公有冠成王之事

是必父母之喪始以喪冠或則謂喪冠之禮不及小功以大功以上情戚而爲期遠故因喪而冠小功則俟而用吉然皆與經意經文不合何則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其無定月可知雜記所謂小功卒哭而冠者亦是專言孤子非通指有父之人况曾子問明言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尤不得謂專屬大功以上竊案喪禮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無總服聽事不麻是一切俱從殺畧今年已及冠有爲成人之道而適當喪事則正宜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爲人臣之禮以使之盡哀盡敬而顧因喪而廢任其託於童子之列以自免乎

是則因喪而冠各如其本服之冠冠之正先王制禮之精者然何以及期者廢未及期者不廢蓋吉凶不得相干廢者因其所陳設俱是吉禮若未及期日則於成服之際卽以凶行不雜於吉然其及期而廢者亦成服因喪以冠不俟喪畢也或曰如此則何以又有大功之末可以冠子之說哉曰此謂遭喪之時未及冠年或前遭重喪繼以大功則於其子之當冠服畢可行蓋禮許其因喪而冠不許其當喪而冠也

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孔氏云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劉氏云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旣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愚謂此二說皆誤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曾子所聞三年之喪弔乎明是問弔非問傷而曾子與子張則正知死當傷而不弔者然此不但孔氏劉氏之誤當時或人卽誤以爲弔而疑故曰齊衰不以弔而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見此往哭是傷之非弔之也傷之則雖在已有服在彼無服而固

可以已之服往矣然經但云曾子有母之喪而不言其在喪之久近大抵在既葬以後若尙未葬則本經固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或當以此責曾子不應但以齊衰不以弔見疑也

檀弓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孔疏云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總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尙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

與我有恩舊也皇氏則以爲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今案上文言非兄弟雖鄰不往則安得已身有殯可以弔於所識固當從皇氏說謂別更起文不連有殯爲是至於弔哭之事則禮既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此皆言弔知所識非指死者亦當以皇氏所云識其死者之兄弟爲是若謂死者與我有恩舊直往哭死者可矣曷爲而就其不同居之兄弟弔之哉且所識一人死而并其不同居之兄弟皆往就弔設族大支繁有不勝其弔者矣

知死者傷往哭之而已知生者弔則必為之助事故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而檀弓云公弔之曰寡君承事雜記云上客之弔者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助執綽皆以相助為辭非徒哀之也若已有三年之喪不能助於人故曾子問言三年之喪不弔然所不弔者謂汎常之人於已無服者耳苟於已有服則當論死者服屬之輕重而并視已歷喪之淺深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於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此言已有重喪雖既葬受服功衰而於有服之親死亦不得弔惟

得服其服而往哭既練而後可弔也所謂有服者即檀弓之所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者也但云有服是彼服甚輕尙在功衰則已喪方重是以為之傷而不弔至練而已喪已殺故得為輕服弔然已服雖在葬後方重而彼服亦重則亦有往弔之禮但其弔之禮雖哭死者兼問及生然究不得助執生者之事故又曰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大功弔者言於大功之親死者則弔之也大與有服對不與功此有三年喪者於其有服之親弔哭之禮也若已有喪非三年其自期以下所有弔哭之禮則記又日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

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鄉人卽檀弓所云非兄弟雖鄰不往者三年之喪不往哭而期喪在殯未葬卽得往弔者以期之喪殺於三年也但其弔之亦哭而退不聽事猶三年者旣葬而弔於大功之禮也期喪卒哭亦受服功衰是時往弔則可以待事但不執事耳至於總小功視期喪又殺故其弔并可以執其事特不與於饋奠之禮其疏戚之等如此鄭氏誤以三年之喪爲終三年之中並以功衰爲旣練之服因於練則弔之文不解乃移上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凡一十八字於練則弔之上謂是父在爲母者旣練可以輕出弔人又以期

之喪未葬弔於鄉人此期喪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孔疏復以旣葬大功弔謂身有大功之喪旣葬往弔他喪其功衰弔亦是姑姊妹等期喪受服夫經文以三年之喪與期之喪兩相提起明爲分別二者當弔與不當弔之禮則當以三年之喪至不聽事焉爲一節以期之喪至不與於禮又爲一節其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八字在上文別爲一節與此之論弔無涉乃移易舊文以遂其父在爲母之說果足信乎若期喪則自祖父母世叔父母以下甚多又安見其必爲姑姊妹無主者祇以誤據曾子問三年不弔爲凡有服者皆然遂莫解於練則弔之語復誤認旣

葬大功弔爲大功既葬弔遂莫解於期未葬弔鄉人之文是經文經旨本自了然反以注疏而見晦曲矣

雜記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此著親喪在殯而聞外喪不得往哭爲位以哭之事蓋內喪誼重雖在殯得以往哭檀弓所謂有殯問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及雖總必往是也外喪雖有服而誼降於本宗則不得舍其殯以往哭檀弓所謂非兄弟雖鄰不往者不往故哭之他室然已殯宮朝夕哭奠之事不因哭外喪而異故曰入奠卒奠出改服者改其在殯已成之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者言卽他室之哭位如常時赴

其親喪始死卽位之禮蓋始卽位之禮各因其服之親疏長幼之序此哭位雖在已之他室不在死者之家而其卽位之禮如之言始卽位者以位有不同有始死之位有大小斂之位有朝夕哭之位有啟位有反哭之位此初聞喪而爲位以哭必如其始死之位也注以哭之他室謂始聞喪卽已爲位而哭其入奠以下乃言後日之哭朝先入奠於其殯旣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時夫經言哭之他室未嘗言位下乃言其所以哭之禮若依注說則所謂改服卽位者不於聞喪見之乃於明日見之且果是明日之事則經凡於踵事而禮無所異者皆云如初此獨言如始卽

三禮附錄卷之二十八
位之禮則此入奠以下卽是聞喪之日上言哭之他室表其哭之地下乃著其哭之禮上言哭未言位則始卽位不得指始哭時明矣孔疏因注有後日之哭認爲齊衰以下親者必三日而五哭遂以此外喪爲兄弟遠者夫經之言內喪皆指本宗外喪皆指異姓鄭氏他注輒以同宮異宮分內外已非確訓而此未注及疏又不用異宮之說而以爲兄弟遠者蓋謂非兄弟則不宜有後日之哭非遠則有殯聞喪雖總必往無哭於他室之事也不知兄弟爲本宗不得有外喪之稱案曾子問言父將冠子及大夫將祭遭喪廢禮之節內喪皆廢外喪則行正以本宗誼重卽時當得奔赴外喪誼殺故可緩而行非謂門內門外遂別親疏若止以所居爲斷則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將祖孫父子不同居者亦可以爲外喪耶然先儒所以爲此說者泥於外喪止是母黨妻黨皆小功以下無齊衰大功之服而曾子問有外喪自齊衰以下之文故遂以本宗不同宮者當之豈知同姓爲內異姓爲外而異姓之服在小功以上者正復不少據喪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出妻之子爲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皆齊衰期庶人爲國君大夫士爲舊君君之母妻皆齊衰三月孰謂異姓無齊衰之服而不可以爲外喪也哉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而檀弓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三處所記惟朋友之位無殊餘則彼此不一案左傳吳子壽夢卒述禮哭臨之所云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父黨之哭於廟正也其檀弓所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者以已身有喪不得往哭於廟故變而爲此孔氏以爲異代禮非

也母黨於寢而逸禮言於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繼母慈母之黨以檀弓所說妻黨之哭禮推之當依皇氏之義檀弓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明親同而所哭之處因人而異則母黨固當以母之存歿爲斷亦或以父之存歿爲殊與師旣當在廟門外而孔子乃云於寢其廟門外以哭父之友熊氏謂奔喪所云是周法孔子所言是殷禮沈氏則謂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今案此亦當以父之存歿爲斷以孔子幼孤而云師吾哭諸寢意哭於廟

門外者是有父之人蓋師有父命之者有已自從之者父命之則父之友也然則諸所陳哭禮雖復參差無不各有其義至於弟子之喪宜哭之所經無明文檀弓載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以爲與哭師同親之王介甫曰或者哭弟子之禮當然如禮之有報而陸農師以爲在師友之間謂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然寢是大名妻黨雖有適室異室之分而總謂之寢則中庭亦可爲寢也

古者君臣一體休戚相關故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一往焉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所謂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大夫之疾或云三問或云無算其不同者先儒謂三問君自行無算謂遣使抑或三問通凡大夫無算以有師保恩舊之親而加理或然也其在殯三往之節據本記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止得再往孔穎達云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熊氏曰彼謂帑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然檀弓載柳莊死公當祭不釋服而往柳莊非卿亦未襲卽弔然則再往者禮之正三往

其加隆焉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士喪禮云君若賜焉則視斂正與此合而既夕記云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是君於士既殯而往禮之常不待奠者禮之變而君於大夫亦有既殯而後往者喪大記所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又云君弔則復殯服蓋亦有故不能盡如其常禮者耳

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此言君之待臣有禮不因其死而惡之然死者實有凶邪之氣異於生時不能不使人有所疑畏故先王難言之而君臨臣喪制此巫祝桃茢之禮記者正用以解後世之惑而劉貢父乃以爲非禮出於周之末造郝仲輿又謂是後世人主妄自驕貴崇尚巫風而爲此皆失其實也案左傳魯襄公如楚值康王之喪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檀弓亦載此事明是君臨臣喪原有此禮故周官男巫職云王弔則與巫前祝以相禮兼用巫者爲被殯也然名爲被殯非必眞使巫於其殯前有驅禭辟詔之事蓋巫執桃茢以前行卽是被殯之意故士喪禮君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

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
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既殯而往巫亦止於門外祝代之
是巫皆到門而止不入殯則左傳所云先袞殯者乃魯因
楚之辱已使襲故特顯其事以示楚人孔氏謂未襲以前
用桃茢大斂及殯無桃茢故云巫止則桃茢之設原爲袞
殯不用桃茢曷爲使巫從乎鄭注又謂諸侯下於天子使
祝代巫執茢居前而已然既使祝代則巫又奚必從至廟
門且經止言君亦未見其有天子諸侯之別也竊謂在塗
巫執茢前以伸君之尊及門而巫止祝代以達君敬主人
之意而祝之代之亦卽代執其桃茢若不執桃茢則又何
以見其爲代巫哉

士喪禮君視大斂釋采入門注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
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喪大記於大夫之喪將大
斂云君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則釋采卽是釋菜故敖氏
注儀禮曰采讀爲菜物之可爲豆實者葵韭之類是也萬
季野獨辨之以爲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
禮遂訛釋采爲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
釋采者釋去采衣也據服問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
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卽以
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然喪大記言大夫士既殯

而君往亦云君釋菜於門內此時已成服君當錫衰以往胡爲其至門而始釋去吉服哉況主人未成服弔者亦未改服則此之釋采固不得謂之釋去采服而喪大記之女亦並非訛采爲菜也但先儒之說皆以此爲禮門神則亦非是周禮凡王弔臨共介鬯曲禮亦云凡摯天子鬯蓋天子弔臨於諸侯必舍於其祖廟使其介以鬯禮其廟陳氏禮書所謂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贊禮於鬼神也然非舍其廟則無此禮曾謂以君之尊下臨其臣之家而必禮其門神始入乎蓋釋菜卽所以被殯周禮占夢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舍讀爲釋萌菜始生者舍萌猶之釋菜以是爲被除不祥而鄭風被襖亦用秉苜贈藥則弔喪入門先行釋菜乃所以辟凶邪之氣正是被殯之禮如以爲禮其門神則君問疾而臨臣家將亦釋菜而後入乎

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注宮殯宮也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而不必於宮也又雜記言所識弔葬之禮曰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亦以哀次爲行葬之節而旣夕禮言葬事自啟殯以至反哭甚詳不見哀次惟柩出宮有踊襲之女注云哀次

疏釋之曰哀次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主人至此感而哀是以有踊踊訖卽襲襲訖而行今案本文止言出宮踊襲何見其爲哀次如出宮卽是哀次又何以相揖之交與相趨有別哉竊謂次卽朝夕哭之次所謂倚廬聖室者古者宮室廟在寢東自大門入者先經寢門後至廟門殯時在寢其次卽在寢門外之東經於旣殯送賓之後云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門卽寢門次卽此所哀之次也今柩旣朝廟而出自廟向大門必經寢門外之東方然後南行則過此次時孝子必於是致哀柩或少停君未弔於出宮時者卽可於此弔之而此視出宮少遠故相揖之交亦可於此退注疏以大門外生前待賓客之位言之誤矣然旣有此節而旣夕禮何以無之則以旣夕禮所言朝於祖廟乃指身非宗子則朝祖是朝於宗子之家當共柩出殯宮之寢門卽直向大門不經其朝夕哭之次及在宗子家朝畢行柩雖亦自廟而西而南經宗子家之寢門外至於大門而次在已之寢不在此故不得有哀次之事經所載出宮踊襲是出宗子家之大門外前此柩將行踊無算至是又踊而出廟門至大門皆不見其哭踊者正以宗子之家非已之次也則注以哀次在此出宮之後亦非若曾子問言並有喪

輕者先葬之禮云行葬不哀次則以重喪在殯急於葬輕無暇過次而哀耳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堯峯汪氏辨之曰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紉而已不當與聞聞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厠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

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說者曰禮尙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何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汪氏之論如此今案禮言知生者弔所識者弔正以弔主生者大夫之弔於命婦弔其夫也命婦之弔於大夫弔其妻也命婦與大夫無交而與大夫之妻有素禮固未嘗禁之則命婦於大夫之妻死不得往弔而大夫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九
死則正當弔以盡相知之誼如所云命婦死則命婦當弔
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此正是誨淫正是大背於禮而反
以先王之禮爲誨淫以臆說爲不畔於禮何哉江氏能言
之士於經術未精所論多共實恐人之易惑也故特辨焉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九

候官 林喬蔭 學

宮室

古今宮室規制不同讀禮者但循今之門庭堂階房室牖
戶諸名而不明於古之前後左右內外向背之所在遽以
求其出入進退登降揖讓之文無怪乎如入雲霧如覩河
漢也爾雅有釋宮一篇文殊簡畧宋李如圭考之稍詳爲
朱子所稱述今人遂攘之爲朱子所自作者儀禮圖所載
是也然原本注疏亦不無沿誤之處其他諸儒所說得失
互見今備爲疏釋考正而附圖於後

行禮之地鄉飲在庠鄉射在序選士之射在射宮皆學也
覲聘饗食冠祭在廟燕相見在寢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
廟昏則六禮在廟成昏在寢此諸儒相承無異義也惟聘
行於廟而賓之所處在館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
士館於工商鄭氏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
大尊也詳鄭之意蓋據聘禮致饗餼時有賓迎大夫於外
門外揖入及廟門之語是館當在廟然記載曾子問曰爲
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
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雜記亦
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卿大夫之家也並不
言廟且廟中之室以藏主人神安得以雜居若舍正室又
別無可居之所雖有房夾俱非寢處之地則以爲聘賓館
於廟中者究於義未協竊謂公館固是公所營建以待賓
與廟無涉卽私館亦但云卿大夫士之家未嘗云卿大夫
士之廟是皆與居常生人所處之寢同制其所以得有及
廟門之文者蓋使者於主國所歸饗餼筮尸以祭其先如
饋食之禮因其行祭於此故遂稱之爲廟門如喪禮之殯
門亦因君視大斂而易稱廟門隨事變文非真在廟也
舊說天子五門最外曰皋門次日庫門中曰雉門又次日

應門其內曰路門諸侯三門最外曰庫門其中曰雉門其內曰路門今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亦皆三朝與門相依無虛設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天子之皋應卽諸侯之雉庫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其寢門謂之路門則天子與諸侯同稱諸經所言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唯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蓋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實則他經凡言庫門皆指侯國其所以天子諸侯同爲三門者以其君國治民其事侔而體合也然皋應之與庫雉名殊其制之崇庫廣狹亦異固未嘗無別矣周官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司農以二爲雉門三爲庫門固屬非是而鄭康成詩箋則謂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賈公彥因謂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魯三門有庫雉路以別於平諸侯而孔穎達又據左傳澤門之哲或本作皋門以證宋之亦有皋門不知詩言古公之事在周末得天下之時禮制未定固不可據且朱子嘗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得立也若宋之澤門雖或作皋然杜注明言宋東城南門孟子言魯公之宋

呼於垤澤之門者卽此詩鶴鳴於九臬韓詩章句云九臬
九折之澤楚詞章句亦云澤曲曰臬孫叔敖碑收九罕之
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是以澤門或爲罕門正馬文淵
所謂四下羊之誤者且國都之門亦不得混以爲宮寢之
門也

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郊特牲云臺門旅
樹大夫之僭禮也鄭注引爾雅闔者謂之臺孔疏兩邊築
闔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
夫輕故不得也左傳定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杜注亦云
門上有臺韓詩外傳吾君有治事之臺亦指門上之臺爲

言詩鄭風出其闔闔毛傳闔曲城也闔臺城也孔疏闔闔
字皆從門則知亦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
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旣是
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門
與城皆有臺門臺卽匠人所謂宮隅其高七雉城臺卽匠
人所謂城隅其高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者據漢
時東闕浮思災疏謂浮思小樓也然浮思之字本作朶思
是網目之稱牖綴交疏似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曲折故
稱角浮思諸侯之城隅同於天子之宮隅則諸侯之宮隅
其猶天子門阿之五雉歟

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日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朝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其地在應門之外皋門之內諸侯則在雉門外庫門內矣冢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此其地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諸侯亦路門外雉門內矣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謂燕朝天子諸侯皆在路門之內者也外朝以大事詢衆庶燕朝以圖宗人嘉事皆非常御之所惟治朝爲治事之朝故介於內外之中爲人君所日御其對中門外之朝而言則此治朝亦稱內朝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其對路門內之朝而言則此治朝又可稱外朝文王

世子所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是也天子諸侯並同此制杜氏通典乃以周制天子有四朝分小司寇朝士所掌爲二於外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蓋泥於五門之說馬氏通考仍之誤也

三朝之地既殊其制亦異外朝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燕在寢則有室有堂治朝則中有屏宁旁有九室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曰宁又曰屏謂之樹注云小墻當門中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又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皆據路門言之則其爲治朝之制而非燕朝外朝之所有明矣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又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及其官府治處又賈公彥宮人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蓋古者朝儀甚簡視朝之際不過特揖旅揖旁揖而已君既退之後諸臣各就兩旁之室治事故玉藻言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也其治事之處亦謂之朝曲禮所謂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及鄉黨所謂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皆指此治事之處不然則將適君所齊宿沐浴書思習容卽君未視朝亦當嚴畏以爲敬豈有與人羣言之理惟其在治事之所故有所辨論而玉藻所云君命名在官不俟屨者亦是指此蓋君眠朝退適路寢諸臣各就九室治事是爲在官此時君有所名卽行不俟屨以其地本與路寢甚邇也且宰夫職云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職

云掌羣吏之逆瓊山邱氏謂敘羣吏之治卽今百司各奏所治賓客之令卽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卽今通政司所奏事也然則鄉黨所記過位升堂兩節正是君退適路寢時事蓋孔子治事於治朝外之室有所復逆而入奏過位卽過治朝君所宁立之位升堂卽升路寢君所聽政之堂而下之復其位亦卽復其先所治事之位也朱子注過位用注疏說謂君之虛位在門屏之間而語類乃以爲周禮之外朝又云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庭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則以治朝爲

外朝不知外朝固無宁而治朝固無槐棘也一時之誤後人如汪武曹輩不能辨正反過信之以過位爲最外之外朝且云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則又不知古時凡朝君臣皆立於庭朝者門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安所得堂而升之哉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曲禮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治朝在路門之外則宁亦卽在路門之外可知但禮有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別外屏者設於路門之外而稍近應門內屏者亦設諸路門外而與路門爲近二者以中庭之遠近爲內外非謂外屏在路門外內屏

在路門內也何者屏謂之樹亦謂之旅樹旅道也謂當道設屏以蔽內外若內屏在門內則不得謂之當道矣朝儀周官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還揖門左揖門右王禮如此侯亦宜然若在門內則其地逼狹又何以能徧揖羣臣哉惟屏在路門之外諸侯之朝負屏而立天子則負門面屏故曲禮之言當宁者但指天子而爾雅所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正釋宁之所在李巡注宁正門內兩塾間正門應門也孔穎達曲禮疏亦云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觀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屏南爲門則屏之距應門不遠可見若大夫士無屏但以

簾帷然齊風之著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疏謂著與宁音
義同聘禮賓問卿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
宁也疏宁門屋宁也蓋不必有屏特簾帷所在以其地稱
之在門內兩塾間耳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
左祖右社但言左右而未詳其所在鄭康成注小宗伯云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云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
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
右也又朝士注云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
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然聘行於廟聘禮云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言出則廟在中門內
可知中門者天子爲應門諸侯爲雉門其地設兩觀觀謂
之闕亦謂象魏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蜡祭有事於社稷是社稷在雉門之內故出而至
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是
廟與公宮相近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
是廟與象魏相遠則廟之所在蓋路門外雉門內矣穀梁
傳稱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言不出闕門者已

出廟門之外是廟固在闕門之內而左傳季友之生卜人曰高於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間朝廷執政所在蓋指治朝君臣常日治事之處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則兩社亦卽在此據此諸文知舊說謂宗廟社稷在庫門內雉門外者疎也若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廡右宗廟社稷與經言左祖右社者不合不知其何所據或東都之制然歟

天子諸侯有朝大夫具家臣治家事亦有朝玉藻大夫將適君所揖私朝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論語冉子退朝朱子亦云朝季氏之私朝又左傳鄭伯有爲窟室而夜飲擊

鐘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是不獨魯之季氏有朝也故鄭注士冠禮云大夫服元端深衣而聽私朝陳氏禮書言卿以下有二朝蓋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所言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明有內外二朝也韋昭注則曰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然考敬姜之言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其云皆非明二者皆是季氏家朝若君之公朝則敬姜婦人安得至彼與康子言而云非吾所敢言不亦贅乎萬充宗則謂卿大夫無朝敬姜所言玉藻所記皆自季氏僭禮之後爲

說非先王之制果爾則冉子退朝當直斥其不宜有朝而
不必辨其爲事與政矣或曰敬姜之言又云寢門之內婦
人治其業焉卿大夫之家但有二門其朝之處在大門之
內寢門之外一處而已焉有二朝曰禮大夫有二寢敬姜
所言小寢之門也朝之地則內朝在正寢外朝在正寢之
門外奚不可哉

天子諸侯之制皆左祖右社大夫士無社但爲右寢左廟
朱子謂宮必南鄉廟在寢東是也今以聘禮考之是爲諸
侯之禮而行於其太祖之廟者其行禮之節曰公迎賓於
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公彥疏

云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
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
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
門亦有三乃至太祖廟門據此乃五廟一排平列而廟卽
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外則賓之入門旣入大門卽至廟門
安有每門且平列三閤門則亦直入而已每門安得有曲
卽如疏說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然中
是向東行入門亦向東行無改向則亦無曲矣朱子用晉
孫毓之說以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則自入大門而向廟一曲

東行再曲北行凡兩曲由是入都宮之門而至太祖之廟
門皆直行無曲然廟在大門之內則自大門至廟門只入
都宮一門而於各廟兩旁之門第經之而已不必入也亦
與每門每曲之文不合竊疑太祖之廟最在北其門南向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門以東西向而總線以都宮之垣
門垣之內各有夾道爾雅所謂宮之壺者壺篆文
作壺許慎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壺也
者歷中門而入都宮之垣門門內有巷行者
廟次經南昭之廟又次經北穆之廟又次經北昭之廟各
穿其巷之門而循門垣內之夾道以行其勢迴旋曲折故

字形肖之是以聘賓入太祖之廟得有每門每曲之文也
爾雅閔謂之門李巡注閔廟門各陸德明音義閔補耕反
說文作彙或作祊蓋本是廟門之名因設祭求神於此故
其字復從示以為祭名但諸儒之說有門內門外之別詩
祝祭於祊毛傳云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平生門內
之旁待賓客之處說文亦云彙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其
云門外者孫炎釋爾雅祊謂廟門外鄭注郊特牲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然據經閔謂之門未嘗有內外之異
故邢昺疏直謂廟門內外皆有閔稱
廟門廣狹之制僅見考工記所云容大廟七个注大廟牛

三禮圖考卷二十九
鼎之局長三尺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天子如此則
自下降殺至士益狹可知故士昏記云執皮左首隨入隨
入者爲門中阨狹也

門之啟閉者爲闔爾雅所云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
羊傳齒著於門闔國語乃闔左闔是也亦稱闔扇月令云
乃修闔扇鄭注木曰闔竹葦曰扇則闔與扇固有別也所
以啟閉者樞爾雅樞謂之根而樞之上橫者曰楣爾雅謂
之梁下橫者曰閂爾雅謂之枳其旁於門者曰棖其中於
門者曰闔爾雅所謂棖謂之楔樞謂之闔蓋別而言之楣
與闔皆橫木棖與闔皆豎木又別之則棖在兩旁闔在中

間棖之木長闔之木短也棖闔之間曰中門君父所出入
者論語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此皆指東扉
之中而言玉藻賓入不中門此指西扉之中而言若臣子
出入則東扉之東曰闔東西扉之西曰闔西此以一闔而
分東西非東西各有一闔也賈氏聘禮疏謂主君與賓並
入主君於東闔之內賓於西闔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
闔之外上擯於東闔之外皆拂闔是直以門有東西二闔
誤矣且闔東闔西爲一定之名而闔左闔右則無定何者
東西有定位而左右則隨身所向也案特牲饋食禮注曰
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曰出以

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故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皆據出而言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燕禮皆入門右皆據入而言故饒雙峯謂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爲右入以闈東爲右郝京山亦云君自內南面東出由闈左入由右亦闈左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闈右出由西亦闈右也二家之說非無所見而秦氏通考乃非之以爲君臣出入常時皆在闈東玉藻云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公事聘用賓禮私事覲面用臣禮是臣之出入皆從闈東不知玉藻此二句與上賓入不中門不踐闈連文是專言入不得兼出惟曲禮謂大夫士出入君門主闈右兼言出入則正以人之視闈左右爲名非若東西之有定所秦氏必以闈東爲闈右則凡禮之所言皆是右東左西豈不誤乎若大夫士旣不敢中門而出入皆由闈右蓋皆近棖而遠闈惟聘則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注所謂雁行於後示不相沿者此與常時入公門之儀不同沈麟士乃以拂闈拂棖爲立不中門之證則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反得獨當中門乎汪武曹辨之得其實矣

門之屋三間中爲門兩旁爲塾爾雅所謂門側之堂謂之

塾者門之內外皆有之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注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少南此門外之東塾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此門內之西塾而書顧命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亦在門內其言左右不言東西者孔疏謂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左塾者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也至於門堂之修廣據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門堂三之二注令堂修十四步其廣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門堂取數於正堂則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然此夏制未可以為周制特約畧取準焉爾敖君遷以為二塾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立於塾北而云負則塾之崇其過於堂然不可考也

堂室之廣狹本無所考先儒皆以考工記所言明堂為據不知其為東都之制非凡廟寢皆然且明堂上圓下方廟寢則上下皆方亦不同也今即其言考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堂之深六丈三尺廣八丈一尺室則一丈八尺而諸儒之說皆謂庭三其堂深則庭之深亦不及二十丈乃大射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狸步六尺九十則有五十四丈降而鄉射記

曰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則亦有三十丈庭之深如此堂可以推若室止一丈八尺則凡昏冠喪祭行禮於室其地尤為狹窄不可以容然則九筵七筵二筵之說乃東都明堂之制未可以為西京廟寢之常制明矣

碑鄭氏以為識日景廟則麗牲者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此廟之有碑也若寢之有碑與否經無明文賈疏亦疑之因據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曲北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飲鄉射亦皆有三揖之文則庠序之內亦有碑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為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庠序則射而張侯堂下之庭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不細侯道

共三十丈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庭中之地有二丈碑之所在三分庭而有其一在北其崇蓋與堂等張侯下網不及地一尺二寸益以下躬下舌各二尺貫網之緝一寸則侯之去地有五尺三寸庠序為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尺計其碑亦當五尺雖踰碑張侯固無礙也詳飲射類

自庭至堂為堂涂爾雅曰堂涂謂之陳又曰廟中路謂之唐蓋實一而以廟寢異其名也詩陳風中唐有甃毛傳中庭也唐堂涂也甃甃甃也此指廟中路言小雅胡逝我陳鄭箋堂涂公館之堂涂也此指寢言其制則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辟祊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為峻也疏云令辟今之埽祊則埽道也名中央為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峻者取

水兩向流去故也其處則南接門內霤而北屬於階鄉飲
 酒禮三揖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又昏禮三揖疏云入門賓
 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涂北面相見故亦須揖
 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
 是知堂涂接於霤也聘禮陪鼎當內廉注辟堂涂也每階
 有東西二廉近堂之中為內廉堂之旁為外廉堂涂不直
 內廉是又知其屬於階而在階廉之內矣

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此南向正階也書顧命一人冕
 執銳立於側階鄭氏以側階為東下階孔氏以為北下階
 疏云據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

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唯堂北一階而已
 側猶特也今案雜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
 門升自側階而奔喪禮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
 面階則東下階原亦可稱側階但書自指堂北階言耳蓋
 側義為特東西二階並列相對堂北只有一階故謂之側
 其堂之東西面亦每面止有一階故亦得為側階舊圖只
 載堂北一階固為未備徐氏讀禮通考有此東西二階而
 與阼階賓階並列為南向則南向凡有四階何以為特又
 北堂之階以一稱側徐氏亦圖為二北向並列與南向之
 阼階賓階同亦非

賈氏少牢饋食禮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曰廢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以此推之統堂室而觀南北之中爲棟據堂而觀則南北之中爲楣鄉飲禮主人阼階上北面當楣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當楣答拜內則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皆以楣爲南北之中也其東西之中則取節於兩楹之間鄉飲禮授主人爵於兩楹士昏禮授於楹間聘禮授幣於楹間皆以楹間爲東西之中也堂之中旣取節於楹楣而昏禮賓升當阿致命阿卽棟不當楣者注謂入堂深示親親也鄉射禮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記

言物之所在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豫今文作序堂謂路寢之堂燕射之所路寢與州序地之廣狹淺深有異而侯道俱以五十弓爲準故置物之所與升射之節各因地而不同注疏改豫爲榭又謂庠有室序無室均臆說也

詳飲射卷

公食大夫禮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申之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後儒皆宗其說唯陳氏禮書辨之謂鄉飲記曰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籩豆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之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合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

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又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右房西房也則大夫士之家固有西房矣楊氏儀禮圖深然陳氏之說而圖尙仍注疏之舊今案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有東西階門側之有東西塾皆取其規制之正若有東房而無西房則於規模不整古人行禮多在戶牖之間戶牖之間者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但爲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乃堂之西偏豈行禮不於正中乃於旁側乎且如鄉飲禮賓席牖前南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若無西房則賓坐牖前爲西偏已逼西序席西之餘地無幾又安能以容衆賓之席哉

蓋古人行禮於廟主在室之西壁逼近西房神道尙右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未可以禮之少見西房遂謂其本無也至若京山郝氏並謂天子諸侯亦止東房西室而無西房以爲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奧是室之西北故西不得有房則不特書之顧命明列東房西房且爾雅明云室西南隅爲奧如其說乃西北隅矣不亦乖舛之甚乎

上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則北堂卽房中之北也大射儀工人士梓人畫物皆升自北階卒畫

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注工人士梓人司宮
位在北堂下則北階北堂之階也但經言洗在北堂直室
東隅是在東房而西房不得爲北堂矣徐氏圖於西房亦
於北堂並爲北階且疏言無北壁據燕禮大射儀注皆云
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戶可知徐氏圖又
稱房中或稱北堂一地而異名者何故考特牲饋食禮云
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云酌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
司宮設席東面二禮皆在北堂皆言東面竊意同一房中
之地以所向爲異南面則曰房中明其統乎正室東面則
曰北堂明其不係正室蓋男子之位室則主奧堂則當阼
皆以東向爲尊婦人常時居內寢房中亦以東向爲尊故
此亦以東向之北堂爲正位而西房之不得有北堂亦由
此可知矣若萬充宗之圖以北堂介於房戶室戶之間則
直是戶外非房中也

禮之所言堂室東西房之外尙有東西序東西夾室東西
箱東西堂諸儒之說往往混淆以今考之鄭氏之注雖或
未能盡合而去古未遠大段猶不甚差後儒之說愈多而
舛錯愈甚東西墻謂之序爾雅文也孔安國書傳乃云東
西箱謂之序其於西夾則曰西箱夾室之前於西房則曰

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則曰東箱夾室既誤以箱爲序復
誤以夾爲房孔穎達疏因而附會曰房與夾室實同而異
名夫書明列東西二房又云西夾則房與夾豈得混而爲
一且穎達之疏內則也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
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則亦明知房與夾室爲二
此乃以爲同實異名是自相矛盾也但其言房外有序則
亦大謬而後儒悉遵之未有辨其失者考禮之言東西序
皆據堂上言之而房室之墻皆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
墉下既夕記士東首於北墉下此室之墉也士冠禮陳服
於房中西墉下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此房之墉
也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此夾室之墉也無稱爲序
者而冠禮云立於阼階下直東序主人升立於序端鄉射
禮云西序之席北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無非以堂上
言之故鄭注直言堂東西墻謂之序是也然則序在堂之
兩旁不得謂房外有序而夾室在序外亦不係於房明矣
乃諸儒之爲圖說者皆室之外爲左右房房之外爲東西
夾室一行平列爲五間之屋以序當房夾之介夾室之位
既誤序之名亦乖而北堂東西堂諸節皆不可解今案特
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夫東房自在正室之東對西房而言鄭氏因大夫士無西

房遂以東房爲房中之東此其說之訛舛者若以房中之東爲當夾北則自無誤故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賈疏直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陳氏禮書亦以房當夾北爲是但二人未著爲圖而後之爲圖者則皆夾室與房平列不得其解遂於房之南序以內求之反攻鄭注之謬如萬季野所云房之南卽東西之空處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通明之處不可以爲房矣又云或謂鄭氏之意以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逼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爲夾不可以房之南爲言而京山郝氏則直謂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者爲夾室無論堂下之地古並無室而書明言西夾南向謂之東西向可乎凡此皆不得其解斥其謬者非曲以求之亦失知夾室在序外不在房外則不惟鄭注可通經文亦瞭然可識何則序不爲房之墻則房可以兼有夾北之地故旣曰房中又曰北堂堂爲寬廣之名房中固不憂其狹而夾在序外與堂相並故聘禮之致殮致饗餼陳設於此與堂上之饌並列於明顯之處而不憂其隱也其夾室之前則爲東西箱再前則爲東西堂位次本自井井案公食大夫禮賓升將飯公揖退於箱及侑幣後卒食公又揖退於箱聘禮記則曰醴尊於東箱覲禮記亦曰几俟於東箱而爾

雅則又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諸儒皆誤解室為堂後之正室夫正室則廟寢皆有奚容區別爾雅此篇於宮寢制度甚詳而獨未及夾室則此室字正指夾室蓋夾室之前有東西箱為廟無箱而但有夾室則為寢若指正室則但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可耳有室二字不其贅乎且據爾雅之文是東夾西夾之前各有東西箱非東夾之前有東箱西夾之前有西箱也何以明之聘觀二禮言東箱則西不言可見但夾在序外既為序所隔則必以序內夾前之地自為東西二禮之言東箱是東夾之南東之東以別於東之西也若以為別於西

夾之箱則主人在東其器物亦皆在東無所疑其混於西不必特言東以為別觀公食大夫禮只言箱不言東西而知其為東無疑者以主人在東故也然則東西夾室之前有東箱亦有西箱經雖無文知其當有且可知東夾前之西箱為主人待事之處何者東箱為器物所待主人固不宜雜處其中也蓋夾室本以別於正室正室之東西有房夾之東西但得有箱箱者取其形似而名大抵規制甚小亦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寘饋於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而月令之左个右个亦即在四隅夾室之前此之所謂箱也蓋个為兩旁之名劍脊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

之兩個並同此義其所以廟有而寢無者則以廟之夾室
爲毀主所藏不得不置此以爲貯物待事之所寢則夾室
不藏主貯物待事卽於其中故不必置箱也乃諸儒知箱
在夾室之前而概與東西堂混而爲一則又甚誤考鄭氏
之注覲禮云東箱東夾之前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
之前近南於箱言夾前於堂言夾前近南則其地本自有
別卽孔氏傳顧命東堂西堂亦云立於東西箱之前堂則
箱在堂後堂在箱前亦未淆也惟賈公彥疏西堂直指爲
西箱由是學者不察皆以東西箱卽東西堂萬充宗據爾
雅之文疑之謂以夾室前堂爲箱必凡寢無夾室前堂而
後可然燕禮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於東
堂下二禮皆行於寢是諸侯及士之寢莫不有夾室前堂
爾雅之言廟寢奚別此說極是乃萬氏旣知其非而所自
爲說則以鄭注東夾之前爲指東堂下之南非謂夾室之
前堂因於東西堂下之南傍於兩墻圖爲小屋以爲箱然
聘禮醴旣尊於東箱而宰夫實觶並無上下之文卽公食
大夫亦但云揖退不著登降之節則其非堂下之南尤可
見矣夫東西夾也東西箱也東西堂也經屢言之而千餘
年之解者紛錯如此宜乎儀禮之苦其難讀也

堂上之兩序與堂下之兩階相當冠禮主人元端爵鞞立

於阼階下直東序是阼階與東序當也故冠者筵於東序而記謂之冠於阼喪禮攢置於西序而檀弓亦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階直於序升階則立於序端矣階之上堂之邊謂之廉鄉飲禮設席於堂廉注側邊曰廉是也然自堂言之側邊通謂之廉而自階視之則每階爲兩廉阼階上以西爲內廉以東爲外廉賓階上以東爲內廉以西爲外廉聘禮陪鼎當內廉蓋當西階之東謂之內者以其近堂也禮之所謂廉卽書之所謂屺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屺孔傳云堂廉曰屺謂每階二人夾立於內外廉也正階之上曰廉側階之上則曰垂顧命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

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傳云立於東西下之階上蓋序內夾前爲箱箱外之地爲東西堂東西堂者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別於正堂之南向也既東向西向則自東堂下者爲東下階自西堂下者爲西下階而此二階之上東西堂之側邊爲東西垂故曰東西下之階上廉者稜也垂者邊也異地則異名也外廉之外東西垂之間爲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既夕記設楸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而北上坐皆謂堂角之地故爾雅坳謂之坫郭注直云在堂隅坫端

也然內則有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坳一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坳以度食是坳又為度物之器而明堂位復有反坳出尊崇坳康圭之語注反坳反爵之坳也出尊當尊面也惟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為亢又為高坳亢所受圭奠於土焉是亦特為一器以度物者非堂隅之地故自來說者皆分堂隅之坳與以土為之之坳為兩惟賈公彥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坳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坳也則是坳本一物因其所在之地即亦稱之為坳蓋坳者燒土所成如博之類而置於堂隅

即依乎堂隅但大夫士夏屋為南北兩廡則南向之堂所謂堂隅者只東西兩隅為兩坳禮之所謂東坳堂之東隅西坳堂之西隅也其制蓋兩平面置之堂之南面與堂廉平當東西頭之盡處天子諸侯殿屋四面各兩隅隅置一坳凡八坳而分置之隨四阿所指每隅各置二坳其制蓋三角形亦置於各面兩頭盡處每坳之銳角皆向內平面與堂廉平二坳相轉則平面向內銳角向外而隨四阿以斜指反之而兩平面相轉兩銳角相背則成正方之體而好會即於此置尊崇之即以此安所摯圭而士亦即此度食非於室中別為一器亦非堂隅之坳是地崇坳反坳

三才圖會卷二十九
之站是器也若聶氏圖又謂卽燕射之豐以木爲之則站
字本從土其誤尤不待辨矣

別詳明
堂卷

室南向而戶東牖西秦氏通考引玉藻君子居恆當戶檀
弓當戶而坐注謂當戶向明者非是蓋戶開則戶扉直東
南隅之壁尊者居主奧適與戶相對故曰當戶是也若房
之戶蓋亦南向而經無明文朱子釋宮云房戶在房南壁
之東偏經傳通解又云房戶當南壁東西之中案士昏禮
尊於房戶之東有司徹司宮以爵授婦贊者於房東注房
戶外之東是房戶之東尙有餘地若偏東則無餘矣秦氏
以當南壁東西之中爲是此亦沿舊圖房夾相並言之今
南壁統於夾室之北壁則南壁東西之中爲序矣竊意房
戶當在東序之西前直於阼階之西萬氏圖在南壁偏西
與室戶相傍恐亦誤解

天子諸侯殿屋殿屋者四面垂簷考工記所謂四阿重屋
是也鄭注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簷也案阿卽棟四阿
爲四棟其制則朱子釋宮所云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
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
棟下與霽齊是也笮說文云在瓦之下笮上笮複屋棟也
蓋重屋之棟爲笮而笮上瓦下爲笮爾雅謂之筍或竹或
木爲之重屋故複笮也明堂位言複廟重簷亦卽此制鄭

注復廟重屋也重簷重承壁材也疏重簷謂就外簷外壁復安板簷以避風雨之灑壁蓋漢時名檐爲承壁材以其直垂而下如壁重屋故簷亦重也卿大夫士夏屋則惟南北兩簷下垂而已爾雅檐謂之楠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楣而士喪禮爲銘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下注宇楣也則檐也楠也楣也宇也同實而異名也檐下覆堂廉出階外其盡處爲霤以其爲水所滴溜處也殿屋四注四面有霤故燕禮言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霤夏屋惟南北兩下則不得有四面之霤矣然堂屋有霤門屋亦有霤鄉飲禮磬下縮霤左傳三進及霤與上所引燕禮之東霤皆堂屋之霤而燕禮又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及雜記言襚者降受爵於門內霤檀弓言季孫之母死曾子子貢弔涉內霤則皆指門屋之簷下蓋門屋亦南北兩下也若夏屋則舊說謂東西無霤而有榮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疏卽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羽翼也又鄉飲禮設洗東洗當東榮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兩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然搏風在棟之兩頭以板下垂者唯東西有之而喪禮云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喪大記云復者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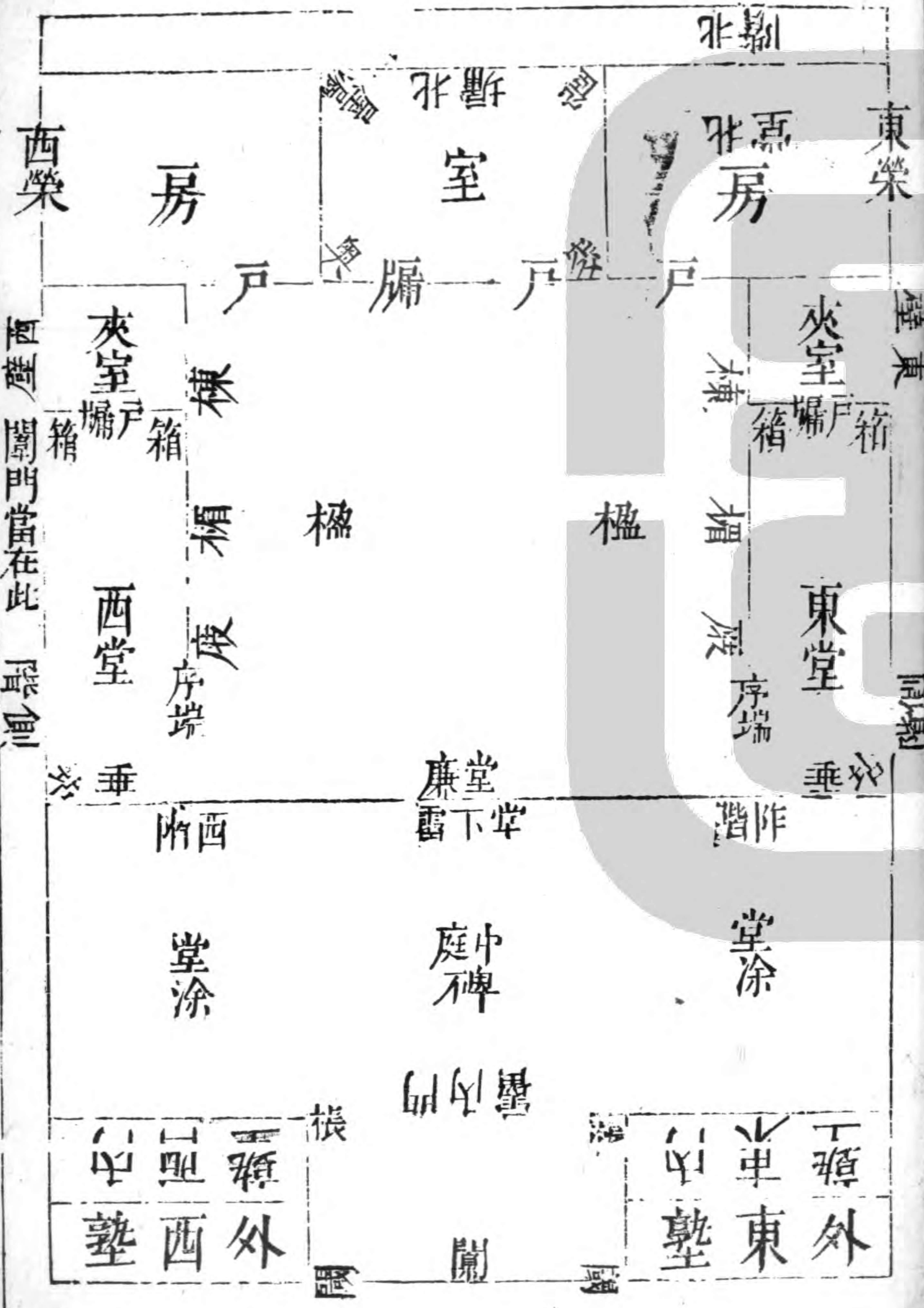
暴於南榮是前後南北俱有榮名不得但指東西考說文云屋栒之兩頭起者爲榮栒卽檐也故郭璞注上林賦亦云南榮屋南檐蓋夏屋爲兩下簷而簷之四隅盡處皆高起爲榮飾如鳥張翅故注以屋翼爲言卽殿屋四隅亦然但經以殿屋有四霤可以表識故不必言榮耳疏以搏風當之恐非

中霤在正室之中上古穴居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霤之後世因名其室之當中處爲中霤五祀土神居中卽於此致祭故又以爲五祀之名檀弓所云掘中霤而浴坊記所云浴於中霤皆指中室之位程大昌郝敬乃以今人家堂簷天井中當之是誤以簷霤爲中霤也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通小門也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出入由闈門萬充宗辨之以爲特牲禮主婦視饎饔於西堂下記又云饎饔在西壁則西堂下卽西壁矣東壁非東堂下乎鄭注非惟於解不明抑亦乖古人左祖之制朱子則但云堂下之壁闈門在焉而未言東西之位今考廟在寢東則由寢入廟之門當在西堂下之壁不得在東也秦氏通考則又以爲由朝入廟東向行所爲朝廟之限者當爲闈門考之於經廟寢交界之處有門與否本無明文

而闈門但為婦人所由若是朝廟之限則凡有事廟中者皆出入焉奚獨婦人賈氏疏以為朝廟之限有闈門然爾雅云小門謂之闈小闈謂之闈廟寢之界無門則已若有之則行禮之所由出入豈得僅為小闈之制乎

宮寢圖



禮記

卷二十九

闈門當在此

三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十

冠服

候官 林喬蔭 學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於王之
 吉服首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司裘職亦云掌為
 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
 示質疏曰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裘已下皆有采章惟此
 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此說是也後鄭惑於他裘之上皆
 有衣以裼之因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又惑於
 弁師所掌但自衮冕而下無裘冕之文因謂冕服有六而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之禮本非尋常可比記明言大裘不裼則固無衣以裼之也若冕則皆有旒無旒不可以稱冕此祀天之冕卽十二旒與衮服之冕無異司服主服大裘與衮不同不得不別而言之弁師主冕祀天此冕享先王亦此冕固無容區別也且如其言別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何爲弁師之掌只五冕乎惟是周官只言大裘而記郊特牲之言則曰王被衮以象天二者不合鄭氏不得其解因謂記之所言者爲魯禮夫魯雖僭郊未嘗僭王安得以魯公之服稱爲王哉王肅張融輩謂祭天之日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脫裘服衮以家語

爲證然家語卽王肅僞作之書固不足取信陸佃陳祥道楊復諸人則又以爲內服大裘而外被衮果爾則旣垂大裘不裼之義而司服之文亦當日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衮冕古人文字謹嚴豈容率畧且衮在內衮在外則人之見之也仍是衮服而已與享先生何別况享先王於春冬之時未嘗不服裘於內也特以其表於外者爲衮服故以此爲名則大裘之外安得復有衮服乎卽表裘不入公門此亦尋常之禮不可以律祀天而秦氏通考又據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謂不衮而冕成何體制亦是以尋常之見爲言夫大裘示質猶之陶匏大羹大路越席何疑於

不袞之不得為盛服且服袞固因冬至天寒而謂之大者
正以其質素可以對越於天故特為王者吉服之首若秦
氏之言直因天寒而設則其他行禮於冬春間者豈皆不
袞歟抑袞皆加袞而無別且其袞均得謂之大歟蓋大袞
而冕自是冬至祀天之正禮袞服為祈報上帝之衣由東
遷以後以王居明堂之禮為正禮冬至之祀廢而莫舉遂
以啟蟄之祀冒冬至之名而後之記禮者亦皆統稱曰郊
不復與冬至別遂有王被袞以象天之文別詳後儒莫知
其由且羣疑戴記之言與周官相背矣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說者皆以此一節為天子服
十二章之始然其云觀古人之象則亦由來舊矣周制天
子之服章數不見於經然三代相因大抵亦然鄭氏注禮
乃謂十二章古天子之冕服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
畫於旌旗冕服但為九章後之諸儒多闢其妄何者周官
明言上公冕服九章君臣豈容無別天子法天皆以十二
為數圭尺有二寸冕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馬十有二
閑則服之章亦必為十二可知然鄭之所以為此說者以
周官司常有日月為常及左傳有三辰旂旗之語然交龍

爲旂熊虎爲旗而服之章未嘗去龍與虎奚獨於日月星辰去之此則鄭氏之失諸儒辨之趨矣然諸儒皆據司服之文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皆如王服以爲衮冕九章其上別有十二章之服非公所得服者則又誤讀經文而不得其解夫天子吉服衮冕之上但爲大裘未聞別有十二章之服今以衮冕爲九章則十二章者何名如亦名爲衮何以別於九章之衮是皆不於經文而下二字繹之也夫衮冕之服卽十二章之服也降而鷩冕九章也毳冕七章也希冕五章也元冕三章也公亦有衮冕而不得同於王之十二章衮冕而下乃得如王服何者衮冕之下鷩九章之十二章衮冕而下乃得如王服何者衮冕之下鷩九章毳七章希五章元三章王如是公亦如是也侯伯亦有鷩冕而不得同於公之九章鷩冕而下乃如公服子男亦有毳冕而不得同於侯伯之七章毳冕而下乃如侯伯服然則經文正以別王之異於公而諸儒反混公於王矣且此所云皆助祭於王之服司服掌之而共於臨時者故總之曰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非公侯伯子男與卿大夫之命服也蓋王之祭祀有六等之差助祭者亦不得不異其服故王之大祀郊天旣服衮冕而助祭者公則有衮冕侯伯則有鷩冕子男則有毳冕孤則有希冕卿大夫則有元冕若非助祭於王則其服自爲之不掌於司服蓋司服

爲王朝之官所司者王之服未聞其於外藩之服皆司而共奉之也且其所服皆以命數爲差而總稱爲冕服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諸侯冕服七章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冕服五章諸男如諸子之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但曰其衣服固非若司服之別以大祭祀也且又推之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衣服一皆視其命數然則五等之君及卿大夫士固各有其命服不得執司服之文以

爲例諸儒以命服釋司服誤矣

司服所載無三公助祭之服然以孤卿大夫推之則三公之服殆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陳氏禮書誤以此卽命服謂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同上公在王朝則同侯伯不知此是助祭司服共之不以命數爲定也或又疑自毳冕而下如侯伯服乃子男之制王之三公不宜僅等於子男然考射人言三公執璧璧亦子男所執三公同之則助祭之服何必不然

十二章之名物僅見之虞書而孔鄭之解各異孔安國之傳曰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

蟲於衣服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
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
相背據此則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
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爲十三物而宗彝與衣服旌旗
一類不在數中故穎達疏云左氏謂天之數不過十二
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并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艸
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
之爲雉乎然旣不數宗彝又以華蟲爲一雖可合於十二
之數而傳又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
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則諸侯有八章大夫四士二與

周官不合是書之所言有虞之制不可以例周也鄭康成
之注則又以宗彝亦爲章數合華蟲粉米皆爲一物又以
三辰畫於旌旗服章斷爲自九以下而登龍於山登火於
宗彝其次序亦與書文少變夫使周制不沿於虞則不可
知若旣因於虞則不宜更易其意祇以司服有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之語公是九章則王之袞服亦九且
袞爲上服則不可以山而高於龍鷩冕之服旣爲華蟲而
鷩冕之下爲鷩冕欲以虎雌實之又止減其一非降殺以
兩之義故復不得不升火其間此皆求其曲合而實無明
據者况宗廟之彝有六但曰宗彝何以知其必爲虎雌若

必取虎雌則直云虎雌而已何必謂之宗彝故穎達疏云如鄭此解配文甚便但解宗彝爲虎雌取理太迴也問嘗考公之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經有明文知天子之必爲十二而周官獨未之著後人以虞書釋之終未敢謂其必然况孔鄭二家又如此紛歧淆惑乎旣詳讀考工記始悟天子十二章之畧蓋具於此而諸儒弗察且皆是畫繪爲之非刺繡者其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總言色之有此六者也其曰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分言其色之相對者也於是而曰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五者下裳之章以色之相間者爲之玉藻所云裳間色者是也青赤白黑四者相間取象四時之相代四者旣備復加以黃則取象土之寄王於四者之中其曰謂之繡者正與謂之文謂之章謂之黼謂之黻同義明列畫裳之五名非專釋刺繡之義也若以此句爲別是專言刺繡之謂則先儒旣皆指黼黻爲繡之於裳者而此明釋黼黻只有白黑黑青兩色又安得謂之五采備乎下裳旣具此五章矣於是又曰土以黃其象方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此七者上衣之章以物之形象爲

三和陽貴不壽
之然龍鳥獸蛇可依形以畫至於土則畫以黃色方形火
畫以圓形山畫以赤白之色於火言形不言色其色之爲
赤可知於山言色不言形以山固有形可畫者也惟天不
可畫則以衣色隨四時變易者象之春取東方之青夏取
南方之赤秋取西方之白冬取北方之黑故曰天時變而
禮運亦曰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十二衣者十二
月之衣卽所謂天時變者也蓋下裳旣以五采備四時之
象故上衣亦卽以隨時變易者法天運之周然衣雖時變
而色只取四方之正是以玉藻云衣正色且由此而知所
謂龍鳥獸蛇者亦是取象於四時之星蓋龍爲東方之蒼
龍鳥爲南方之朱鳥獸則西方之白虎蛇卽北方之元武
而衮冕之服當是以龍爲章首鷩冕之服當以鳥爲章首
毳冕之服當以獸爲章首其希冕元冕之服雖不可知然
蛇旣元武之象則元冕或卽畫蛇之章希冕之服用之於
社稷五祀意其以土爲章首歟自鄭注旣釋繡之義爲刺
繡且破章之字爲獐以鳥獸蛇爲華蟲以天時變爲畫天
隨四時色毋論天不可畫卽畫之亦安有四時異色之理
獐雖山物而山之禽獸豈止一獐况本經上文明有赤與
白謂之章乎至於虞書之說旣以華蟲爲雉又與獸蛇何
干卽強解謂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然正名百物雉實羽族

非毛非鱗且此明言畫績之事其官爲設色之工亦何緣以刺繡雜之况天地間可畫之物多矣而獨舉此七者又何故乎知此所陳爲上衣下裳之章采則其詳雖不可考度必具於冬官之書而幸於此記存其概其春秋昭二十五年傳所云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者亦與此合九文者此下所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是也六采卽四方上下之六色五章卽文章黼黻繡矣且據此以考他經顧命曰黼裳詩曰繡裳是舉裳之一章爲言月令祭統皆云黼黻文章是舉裳之四章爲言左傳曰火龍黼黻是上衣下裳各舉二章詩曰元衮及黼又曰衮衣繡

裳是上衣下裳各舉一章不班班可考也哉

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未言所用之物惟尙書及論語皆云麻冕故先儒皆謂以木爲幹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延者其覆紐則所以貫笄也其長短廣狹之制據阮謨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文阿以爲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見左傳疏然經傳無文不可知也第據弁師所掌天子之冕云五采纁十有二就者以五采絲爲藻繩

所謂纁旒也云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每旒皆貫以五色之玉所謂旒玉也玉笄以貫之朱紘以繫之然玉言皆而纁不言皆者以天子之吉服有五冕之別衮冕之纁旒十二驚冕九毳冕七希冕五元冕三有此差降旒玉則皆爲十一無差降也諸公以下但爲冕服無五者之異故弁師言纁旒九就璠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蓋諸公之冕爲九旒旒繫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公孤卿大夫以命數爲差公八命則八旒八玉以至大夫再命二旒二玉而止何者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云再命受服則一命固不得有冕服但服弁耳若其旒之所設鄭注玉藻謂皆出冕前後而垂注弁師云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七旒用玉百六十八五旒用玉百二十三旒用玉七十二皆據前後言之而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制冕天子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皆有前無後諸儒並譏以爲漢法非古然冕之有旒本爲蔽明則設於後爲無謂且記言前後遽延據延而言非言旒也况諸經所載皆曰十二旒若兼前後則二十有四若以十二分前後則人止見其前之六是有前無後之制固可信也至於冕之爲物必皆有旒孔氏左傳疏引世本云黃帝作冕

三禮圖考卷之三
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是無旒不可以爲冕而鄭氏注司服乃云大裘之冕無旒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不特以大夫而用天子祀天之上服固無是理而無旒則不必有延無延恐亦卽不得謂之冕也

弁次乎冕其物以皮以韋其制則弁師云會五采玉璫象邸詩亦云會弁如星鄭氏謂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蓋冕之玉綴之以旒而此則上不爲延無垂纜直以五采之玉飾之於縫中耳璫鄭讀爲綦云結也然其字从玉則說文云弁飾者爲是邸鄭氏云下抵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陳氏禮書據

魏臺訪議云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抵則疏言在頂上者非也其式賈公彥疏冠禮謂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然旣無旒則其上不必爲延以木爲體與否未可知也陳氏則又以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非如冕制然考小篆弁字作𠄎从兒籀文作𠄎从卅汗簡引說文尙書弁字作弁以

此象形則是上銳如笠矣若夫周官弁師所載有韋弁皮弁冠弁三者而禮記儀禮有爵弁無韋弁陳氏以爵弁卽

是韋弁韋言其質爵言其色京山郝氏又以爵弁卽周官之冠弁云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緇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鄭謂爲委貌者非今考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如鄭說只有二弁不得有三元冠自配元端玉藻言天子卒食元端以居當爲天子燕居之服未必用之以田則郝氏之說似亦可通

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亦曰皮弁服素積鄭注謂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是也韋弁之服鄭注周禮謂以韋爲衣裳引春秋傳卻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証而注聘禮則又曰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二者不同陳氏謂軍國之容

異然經無明文固不得而詳也爵弁之服則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袍鄭注緇緣也二者但著其裳之爲纁而衣之色無聞惟檀弓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紵古緇字考鄭注玉藻純組綬之文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又於周禮媒氏純帛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氏疏之曰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畱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紵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然則冠禮之純衣蓋亦緇衣之誤而昏禮之緇袍恐亦是衣之名未必是緣鄭

氏泥純衣爲絲衣遂以皮弁之衣爲用布且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毋乃曲爲之說歟

天子之祭服六而視朝則皮弁服具於司服之文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而覲禮又載天子衮冕負斧依者蓋皮弁常朝之服衮冕則大朝覲之服也諸侯助祭於王其服皆司服所掌祭時共之覲禮言侯氏裨冕玉藻亦云諸侯裨冕以朝是朝覲於王皆服冕服所謂命服也至其在國常日視朝及卿大夫士朝公之服見於經者但曰朝服而已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燕禮之記言燕朝服於寢此言諸侯朝服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及士

冠禮皆云主人朝服是大夫士朝服也皆未詳言其制惟雜記有云朝服十五升玉藻有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知其物以布爲之鄭氏釋玉藻云朝服冠元端素裳釋論語云端諸侯視朝之服釋燕禮云朝服者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也釋司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諸侯朝服冠委貌而服元端素裳也釋士冠禮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又曰元端卽朝服易其裳耳是士之朝服與諸侯無殊也而釋司服則又以諸侯之朝服卽天子之甸服而緇衣亦卽元端疏家通之

謂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大同小異皆是黑色然曰朝服曰元端經皆別而言之而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襜褕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安得謂元端卽是朝服且君臣上下視朝之時冠服豈其無別竊意諸侯常日視朝之服冠爵弁而服緇衣何以明之鄭武公以諸侯爲周卿士詩美緇衣毛傳以爲聽朝之正服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朝服不言冕則不以冕可知而其禮次於適天子則下於冕者弁也聘禮諸侯相聘服皮弁則相朝當亦皮弁然以皮弁視朝又與天子無別則宜降而爲爵弁而爵弁之衣正緇衣也以此知爲諸侯朝服無疑而其退適小寢釋服則釋此朝服而服元端夕則深衣矣卿大夫士朝於公朝其朝服亦皆命服何則諸侯之朝天子各以其爵等之服則卿大夫士之朝其君安得有異其各在私朝則亦有緇衣論語所謂緇衣羔裘者是私朝之服非公朝之服也玉藻所云朝元端夕深衣者此自天子以下朝夕燕居之服不惟非公朝之服亦非私朝之服觀記言深衣爲善衣之次而深衣對元端爲文可知矣

玉藻之言元端有二天子元端以居朝元端夕深衣此指元冠元衣而言也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諸侯元

端以祭此則指冕服而言其亦謂之元端者據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是冕之色亦元故皆得以元稱凡章服皆用正幅故皆得以端稱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為端而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亦是此義蓋先言衣後言冕則曰端冕先言冕後言衣則亦曰元端總謂之冕服天子之朝日聽朔諸侯之祭所云元端即端冕也若以為元冠元衣之元端則服之下者豈可用於大禮鄭氏知其非是以端為冕字之誤則亦未盡然蓋元冕為五冕之服最下者國語云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周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纁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天子乘龍輅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大戴禮朝事篇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據此諸文雖未明言朝日之冕服若何然以祭羣小祀之元冕當之究似未妥且諸侯有五等其冕服以命數為差亦未可概謂其用元冕以祭也是則元端二字不必改易經文但作冕服解之自別於元冠元衣蓋天子以衮冕諸侯以其命數之冕服也

元衣元冠謂之元端而其用亦有別其燕居之服衣元端而冠委貌亦謂之端委左傳所載晉侯端委而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是也

其用以擯相則服元端而冠章甫章甫亦元冠但與委貌
微別故公西華言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士冠禮之擯者贊
者與主人之端而冠委貌者不同蓋皆是冠章甫之冠故
經云主人元端又云擯者元端不云如賓服也云賓如
主人服又云贊者元端不云如賓服也此則元端服同而
冠異者也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之服又云其齊服有元
端素端記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此則元端之冠服皆同而以纓異者也若其裳
則冠禮固云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麻冕卽天子之五冕及諸侯孤卿大夫之冕也謂之麻者

古時於其上覆之板以三十升布裹之至孔子時不用布
而用純也緇布冠則太古之齊冠惟始冠時用之蓋始冠
重古故先加以此旣冠卽不復用記玉藻郊特牲冠義皆
云冠而做之做者棄也謂旣冠卽棄之也此不惟非冕且
亦非章甫委貌之倫朱子以之當麻冕誤矣

左傳言衡紘紘纒纒爲冕覆紘以繫笄紘以懸瑱惟衡之
制無聞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有追衡笄之文鄭注曰
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然此王后首服之飾不得通
於男子傳所言皆男子冕服也孔穎達疏以爲婦人首服

有衡則男子亦然此亦臆度之詞不能明其制之何若何
楷毛詩世本古義則以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
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爲衡笄耳男子之笄以
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
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然則鄭氏之分衡笄爲二
物者非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
氏謂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
則服闕狄鞠衣以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
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是也其云辨外內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緣衣又云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凡命婦共
其衣服蓋皆指助后祭祀而言猶司服所云公自衮冕而
下也外命婦者孤卿大夫之妻內命婦則九嬪世婦也其
差次則鄭氏謂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
其夫士則服緣衣蓋亦以司服所言推而得之三夫人及
公之妻無文然以此可知其爲闕狄之服矣其五等邦國
之內服經未明言以此所掌皆助王后祀事五等之國夫
人無與后之祀事故畧之耳鄭氏以意爲說謂侯伯之夫
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惟二王後禕衣今案玉藻云王
后禕衣夫人揄狄此鄭氏所據以爲侯伯之夫人也又云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鄭注云禕一命禮衣士緣衣此鄭氏

所據為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子男之妻

與侯伯之妻均稱夫人此記但曰夫人揄狄何緣知子男

夫人不在其內君命一節亦並未明指子男竊意諸侯之

服有章數之殊故有五等之差夫人之服畫狄而已無章

數則五等蓋均服揄狄其君命屈狄一節則指諸侯之孤

卿大夫士之妻而言故但冠以君命而不云夫人也以命

數推之則大國之孤卿之妻當服屈狄大夫之妻當鞠衣

士妻當禮衣小國則卿妻鞠衣大夫妻禮士妻無命祿衣

而已至於禕衣為王后之上服猶王之袞衣然諸侯得有

袞衣則夫人亦得有禕衣記所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

禕立於房中者是也奚必二王後哉但鄭氏所以必別子

男於侯伯者祇以雜記及喪大記兩次復衣不同故為此

說然詳繹經文雜記言侯國之禮喪大記則指王朝而言

雜記曰復諸侯以袞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內子

以鞠衣袞衣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章首明冠諸侯二

字其為侯國無疑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

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袞夫人以屈狄大

夫以元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君者天子

也夫人者三夫人也若王后則以禕衣即為諸侯而其夫

得用衮其妻亦得用禕衣皆不以屈狄也大夫者自希冕而下者也世婦者大夫妻也若侯國之大夫妻則曰內子雜記所云及左傳以叔隗爲內子國語司馬期欲以妾爲內子並無世婦之稱也不言王后以君之衮見之不言孤卿之夫人以三夫人之屈狄及世婦之禮衣見之此正王朝君臣之禮與雜記不同混而一之遂不可通矣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氏注被錫讀爲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爲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陳用之非之以爲玉藻云被衮昏禮言被纁黼孟子言被袵衣則被者服之也禮有錫衰錫冪史

言阿錫蓋布之細者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兩家之言各據一偏而並未當蓋取他人之髮次其長短益已髮而爲髻其字本爲髻詩鬢髮如雲不屑髻也左傳衛莊公髡已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髻莊子禿而施髻其字亦作髮从皮以其爲首服之飾故亦从衣作被猶之髻之字从髟而亦从巾作幘从糸作紛也詩采芣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云被首飾則鄭氏固有所受之也是主婦被三字當爲一句乃言其首飾如此鄭氏誤連錫字爲文因妄改經文被錫作髮鬢耳錫自是布名今文作緡許慎說文所云細布也亦通作錫如所云錫衰阿錫者錫衣侈袂也

字爲一句言錫衣而後其袂乃指士婦所服之衣也以經
文例之昏禮女次純衣姆纒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纒笄宵
衣皆先言首上之飾次言身上之衣猶言男子者必冠服
並著也如鄭之說是但言首飾而不及身之所衣如陳荆
之言則但有身之所衣而不及首飾皆與本經前後之例
不合且惟其首有服飾則不用纒笄故昏禮之女次此之
主婦被皆不言纒笄而其他昏禮及特牲禮所云纒笄者
明其無首服之飾矣鄭氏又以不纒笄爲尊大夫亦非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注謂副之言覆
所以覆首其遺象若步搖編編列髮爲之遺象若假紒次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鬢追猶治也衡笄皆以玉爲之
是追之爲名取追琢之義然追師所掌者后之首服非攻
玉之官何以專取追琢爲號王氏應電謂追以纒作髻如
堆是追爲毋追之追亦爲首服之一今考特牲禮主婦纒
笄昏禮姆及女從者皆纒笄內則婦事舅姑櫛縱笄總縱
卽纒蓋以黑繪韜髮結而盤之而貫笄以爲固其形如堆
堆之字古作自亦作培又作埤夏后氏之冠取名毋追亦
是取象於此則追卽纒而加笄之謂婦人首服加飾則爲
副爲編爲次不加飾則直是纒笄而爲追據鄭氏注謂王
后之燕居亦纒笄總則王氏之說爲確蓋追師之命名正

以王后首服之最下者名之猶之弁師掌王之五冕三
而其名官亦以弁不以冕而衡筭二字亦是總括四物猶
弁師之五冕皆以玉筭據此言之益知衡筭只是一物而
鄭氏所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與筭爲兩物皆以玉
爲之其誤可不攻而破矣

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鄭司農注禕衣畫衣也揄狄
闕狄畫羽飾鄭康成則曰狄當爲翟翟雉名引爾雅伊雉
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揄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
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揄者闕狄刻而不畫因卽讀禕

如翟讀揄如揄今案翟之與狄古文相通若禕揄之爲翟
揄則直須改字固無可考至二鄭異義之故則賈疏謂先
鄭意禕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
畫故知后衣畫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翟是雉羽
故也後鄭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
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然
考詩君子偕老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蓋卽此二翟之衣
毛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疏云傳以翟雉名今衣名
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真翟羽鄭注周禮
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以爲飾不用真羽孫

云自古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許慎說文則直訓禕衣爲畫袍與先鄭合訓褕爲翟羽飾衣與毛傳同然所謂畫袍者究不知所畫爲何物陳祥道禮書則謂三翟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然三者旣同是畫翟又將何以爲別乎竊觀偕老之詩有象服是宜之語以象服配上副笄六珈則象服當卽禕衣毛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說文作褕云飾也漢書外戚傳褕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注亦云褕盛飾也是象之字本以衣作褕古文從省然亦未著其制之詳惟

史游急就篇有云褕飾刻畫無等雙則鄭所云刻繪而畫者差爲有據但所刻畫者是雉與否終無明文若孔穎達之疏象服謂以象骨飾服則尤屬謬悠顧野王玉篇又以褕是首飾亦不足信也至於二狄之服狄旣卽翟則自是畫雉而二者之別據禮記闕狄之字皆作屈狄屈與掄對掄之義爲引蓋一是引而飛鳴之狀一是屈伏之狀猶衮龍之有升有降歟展衣禮記皆作褕衣蓋以聲之相近鄭氏云白衣也而說文作褕云丹縠衣也與鄭說異詩偕老云璫兮璫兮其之展也毛傳亦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同於說文然璫字之義說文旣訓爲玉色鮮白則以之

三禮傳卷之三
形容展衣安得爲丹此則鄭解爲是矣

爾雅緣謂之純又曰赤緣謂之祿則昏禮女之所服純衣纁衿卽是祿衣亦卽周官內司服之所謂緣衣也然昏禮攝盛爵弁爲士之上服則女之祿衣亦士妻之上服可知爵弁之下有元端祿衣之下有宵衣特牲禮主人冠端元主婦宵衣冠禮主人元端主人之兄弟畢袵元昏禮主婦宵衣女從者亦畢袵元但女之從者隨女而行則微異之以纁黼焉若少牢禮則主人旣朝服主婦亦當服其命服而命數不同服亦各異則但以其衣之質言之曰錫衣蓋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錫亦十五升但少粗耳其著之者

明婦人命服亦是用布不用絲也經於昏禮言純衣纁衿明錫衣無緣可知於少牢禮言錫衣侈袂則祿衣之袂不侈可知於少牢禮對朝服言錫衣用布則凡命服皆布可知乃鄭氏釋純衣爲絲衣釋昏禮之宵衣謂以綃爲領釋特牲禮之宵衣謂以綃爲衣釋周禮以侈袂爲祿衣之袂釋儀禮以侈袂爲宵衣之袂旣屬紛淆而敖氏又欲改錫衣爲緣衣亦曠解而不得其實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舄之與屨大畧相同注疏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重底者舄單底者屨也纁句皆其飾也纁謂牙

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句謂屨頭以條為鼻句字儀禮注
絢蓋聲同可通總句之外儀禮又言純亦是屨飾謂以條
為其口緣也其制之大概如此若其為用則王與后蓋皆
為二鳥一赤鳥服之以祭一黑鳥服之以朝赤總以飾赤
鳥黃總以飾黑鳥其青句則二鳥皆同若非朝祭而燕居
則王及后皆不服鳥而服屨是為素屨當暑則亦服葛屨
焉至於外內命夫命婦則無鳥皆屨祭以命屨朝以功屨
燕居以散屨功屨次於命屨而別於散屨以其有飾則曰
功無飾則曰散不言其色與總句者蓋與王及后同也觀
士冠禮亦有二屨黑屨白屨纁屨其纁而不赤者赤為周

之所尚臣下避王及后故以黃赤之色代之此則經文甚
明無不可解者也自鄭氏泥於冠禮元端黑屨皮弁白屨
爵弁纁屨以為屨皆從其裳色而王之吉服九后之吉服
六疑服皆有屨因創為王之六冕皆以赤鳥韋弁皮弁則
白鳥冠弁則黑鳥后之禕衣以元鳥揄狄則青鳥闕狄則
赤鳥鞠衣則黃屨展衣則白屨祿衣則黑屨是於經文之
外增出白元青三色之鳥黃黑二色之屨且云凡鳥之飾
如纁之次凡屨之飾從繡之次按之經典皆無明文其為
臆造穿鑿可知京山郝氏知其非而以為王用赤鳥象陽
后用黑鳥象陰而燕居則同為素屨夫禮服既以男女分

陰陽燕居又何宜無別且經切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卽
爲赤鳥黑鳥則其爲王后同服可知况禮服之冕衣皆朝
祭異用則鳥亦安得以不分乎

裼襲之義諸儒解之詳矣而皆不能明確使人了然秦氏
通考取蔡德晉之說且辨諸儒之誤凡十有六條蓋據禮
弓所云練練衣黃裏纁緣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是裼
者就祛而言祛袂也袖之口也捲其袖曰裼垂其袖曰襲
此最明白然其所說尙有未能精確者竊考三禮之言裼
襲莫詳明於玉藻之文其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帛則襲不
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一節言裘之有裼襲也其曰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
也此一節言服之有裼襲也蓋古人衣服之制其最裏一
層襯身者常時所服謂之澤詩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
衣近污垢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
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背其於祭祀則謂之明衣取其明
潔論語所云齊必有明衣布者是也明衣之外則爲襦說
文襦短衣一曰羸衣其羸字注云安羸溫也蓋取晏溫之
義內則言童子衣不帛襦袴張子謂襦今之襖子是也常
服則爲袍秦風云與子同袍繼同澤言之玉藻云緼爲袍
玉篇云緼舊絮也絲也此外乃爲正服正服者行禮時服

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遇夕之時則著裘在正服之內而袍之外惟郊天之大裘其外無正服卽以大裘爲正服他則裘外皆有正服正服之色各近其裘玉藻所云君衣狐白裘錦衣等是也夫旣以正服加於裘外則裘之爲狐白爲狐青爲羔爲麕皆爲正服所掩其美不可得見故必掩其正服之袖以見其美是之謂裼故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麕裘絞衣以裼之也惟弔之時去飾則下垂其正服之袖不捲而起之是之謂襲而君在則雖弔亦裼蓋尊君則亦不敢以私哀去飾也是凡常時行禮服裘無不裼者也若非服裘之時

則身外之衣無論禮服深衣通謂之服其美皆已表見於外充者滿而無歉之謂蓋捲起其袖則外之所著者有所掩而不充滿故惟當盛禮之時則充之無事則裼而弗敢充不欲其美之盡也然則凡不裘而服者亦無不裼也此裼與襲之所以別也而袒與裼則又不同禮之袒者見於喪與射與覲案士喪禮於主人飯含時云主人左袒扱訃面之右說文訓扱爲收今覲冠禮昏禮皆以袒扱醴公食大夫少牢饋食皆以袒扱劍卽本文飯尸亦是以袒扱米曲禮言凡爲長者糞之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是扱有斂取之義問喪言親始死扱上衽而此不言衽是始死時未袒

但斂其衣衽以示變至是乃反坦其袖向上及肘蓋古以屬袂長廣下垂袒其左則收斂蹙疊而上其勢向面之右卽鄭氏注王制裸股肱所云擐衣出其臂亦卽字林所云擗臂集韻所云擗裸肱者也旣擗其袖至肘而露臂故亦謂之內袒是與裼之微捲其正服之袖者固有別矣然喪禮之袒皆因有事事畢亦卽復其故而襲蓋襲亦復故之名也旣因事而袒亦卽以此爲行禮之節故喪禮含尸袒旣含襲由是而小斂訖袒奉尸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袒袒旣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植弓所謂有

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其自小斂以後皆止言袒而不復云左袒與夫扱諸面之右者以其袒法皆同於初故不復贅也惟士虞禮於祝饗時有云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此佐食異於主人故其袒法亦殊蓋以左手拘右袂露臂以取黍稷旣取卽不復拘無擗袖之節故特著其文而亦不復言有襲也若射禮則其言袒也皆連決遂執弓而其事畢而襲也則皆先言釋弓說決遂明亦因事而袒無事則襲而大射儀之言公射先云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次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乃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鄭注曰旣袒乃說拾拾當以鞞濡上然則

禮記卷之三十一 射義 第三十一
袒由於設拾蓋亦左袒而公之於既鞫於禱上焉公不
臂可知自公以外凡止言袒而不言襦者是皆設拾於臂
而爲肉袒亦可見矣是以鄉射禮之記曰大夫與士射袒
纁襦鄭注云不肉袒殊於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鄭
注云不袒纁襦下於君也蓋袒爲勞辱之事君尊故優之
則止指其外之正服而露其內之朱襦不復露體若大夫
與士射則大夫爲尊故亦優之而袒纁襦君在而大夫猶
肉袒明凡射者之皆爲肉袒矣鄭注曰遂射鞫也以韋爲
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
斂衣也夫蔽膚爲凡射之肉袒者言之斂衣爲君與大夫

之袒止露其襦者言之然決設於右而此蔽膚斂衣之物
止設於左則射之袒之必在左益無疑矣若覲禮之右肉
袒是刑人待罪之儀故特變而從右右者西方陰殺之義
也以此推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亦當是右袒而史記太尉周勃入北軍令爲呂氏者右
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蓋亦明示以爲呂
氏者爲逆黨當誅故軍中皆懼罪而左袒也然則袒之與
裼同是捲起其袖而所別者裼是止捲正服之袖露其裏
衣袒則並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且袒止捲一邊之袖裼
則兩袖皆捲故禮有左右 無左右裼之文也 裏則對

三禮傳卷之三
對褻皆是放其袖而下垂。小論著裘與裳時自然聘以襲示變喪與射以袒示變襲之中又各有別也蔡氏所辨諸儒之誤雖有十六大要皆以袒襲爲衣之名且以袒爲脫衣之事故謂裘之外褻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公彥吳幼清敖君遷之輩是裘外有二衣也謂裘之外褻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者孔穎達陳可大方性夫林次崖之輩是裘外有三衣也此不特裘外之衣所謂錦衣緇衣素衣黃衣元緇衣者卽是正服其他經不曾見且禮之或言袒而襲或言褻而襲皆在俄頃之間爲變易之節安得有易衣行禮之事况忽著忽脫旋脫旋著古人亦必

無此迂曲也卽曰古之禮服皆是直領開其胸前則爲褻掩其胸前則爲襲然裘外之衣一重則開其胸亦但見第一二重之美而不能見裘之美若三重則且須連解三衣之胸前始足以見美古人行禮又胡爲必開其胸乎此皆誤認褻襲爲衣名之故而不知褻襲爲著衣之事至其言袒又皆以禮記問喪有偃者不袒及左傳袒而示之背之語疑必脫衣方能見背不知古之衣袂廣二尺二寸反摺三肘固未嘗不可見背也乃若玉藻之言裘之褻也服之襲也兩相對舉明是一言裘一言服裘有其美服亦有其美諸儒並混爲一以二節出。口求。美字皆是言裘之美

且皆以充爲掩覆之意也

列四

譌曰 襲止施於

又曰在衣曰袒在裘曰裼又曰羔裘麕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不知衣以章身不拘禮服燕服凡外著者無非以其美也詩不云乎緇衣之宜兮緇衣好兮固明贊其美矣若必裘而言裼必衣而言袒則聘禮與公食大夫必在冬月著裘之時而喪禮止有袒無裼人之死者亦必在三時豈冬月斷不遭喪乎况服之襲也經有明文未云裘之襲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未言裘也表記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亦未言裘也若大夫裘則又當別論蓋裘之裼以見

美大裘則直取其質而已不嫌表也服之襲以充美大裘則充其質而已非爲美也觀玉藻之文特別而言之以與章首君衣狐白裘諸文相照恐人之疑於皆不裼也則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恐人之疑於凡裘皆裼也則曰大裘不裼又恐人之疑於大裘之襲也則曰弔則襲尸襲執玉龜襲而不言大裘襲明大裘之上無衣無所爲裼卽所爲襲也又恐人疑大裘之不襲也則曰禮不盛服不故大裘不裼而不言不充明大裘用以祀天極服之盛固充之至也卽裼襲之義而大裘之裼亦昭然共著而充備所云大裘之上更有元衣

大裘外

龍衣一切

三
元
陳
夔
才
第
三
姓
之
說
皆
不
辯
自
明
矣



卷之三